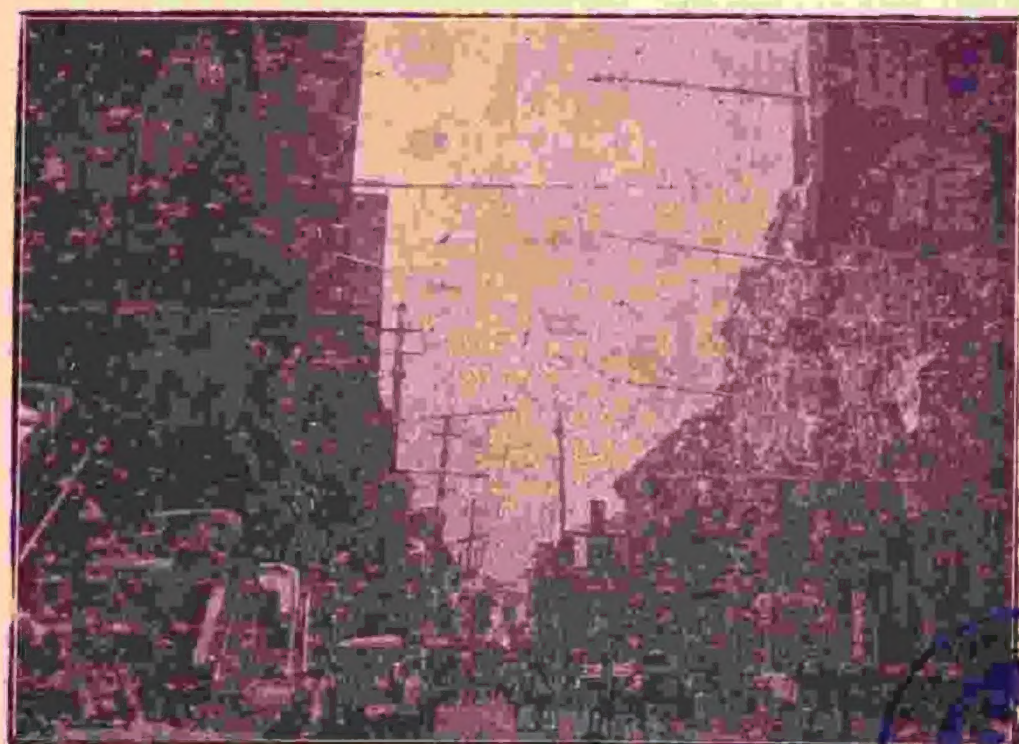


五卅紀念 之上海



公租界商店休業



巡捕驅逐南京路羣衆



公共體育場紀念大會



學生游行演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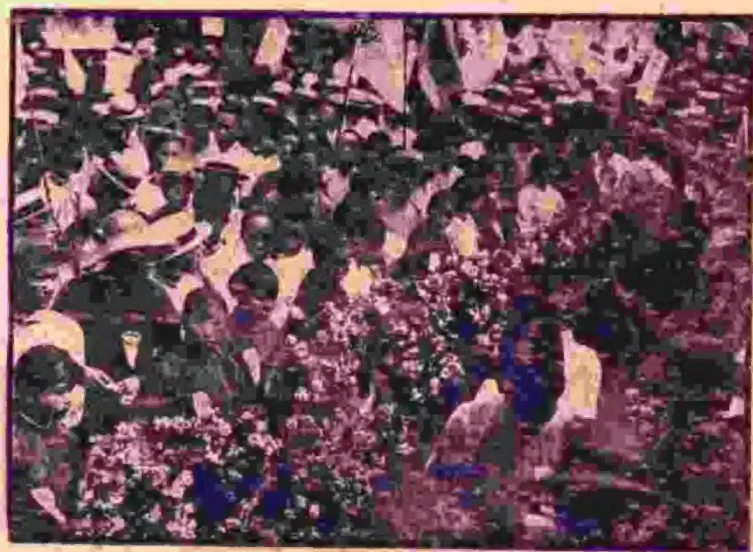
奠基禮



參與奠基禮之各界



墓基之前血衣亭



各界贈放花圈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卅日
上海各界全體國民為五卅
殉難諸烈士建築公墓舉行
奠基禮紀念 唐駝敬書

紀念牌縮影

時人彙誌



傅

彊

傅彊、年五十歲、浙江杭縣人、前清附生、日本法政大學畢業生、由知縣保升道員、並加二品銜奏署、吉林交涉使司僉事、補授吉林延吉府知府、調署吉林府知府、歷充奉天督署新政文案、全省地方自治總局參事諮議廳議員、吉林行省公署提調、行營發審處正提調、省城商埠局局長、改正俄國條約吉林主任清理財政局坐辦、入民國後、歷充財政部國稅廳總籌備處主任、外交部中日條約善後會議東三省代表委員、東清鐵路督辦公署參贊、吉林鐵路交涉總局總辦、哈爾濱商埠督辦、歷任外交部哈爾濱交涉員、濱江道尹、東省特區高等審判廳廳長、江蘇政務廳廳長、曾受三等文虎章、二等大綬嘉禾章、二等大綬寶光嘉禾章、江浙戰爭後、曾充浙江督辦公署兼省長公署秘書、現任江蘇滬海道道尹、兼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政務處處長、江蘇全省清鄉會辦。

國聞週報

第三卷第十二期目錄

時評

常之失敗……………政之

同因異果……………慎予

日本政黨之前途……………駐日記者 蕭

女子與世界和平……………受百

德國孟阿恩厥之發達史……………駐德記者 胡

日本大阪電氣博覽會之一瞥……………惲震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公展

曲諧(續)……………二北

南京之行(下)……………慎予

黑影中之婦人(上)……………馬二先生

犧牲者……………詒蓀

荏苒餘錄(續)……………丁耘棘

時人彙誌(傳 疆)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六年于茲。聲譽卓著。靡不昭乎。茲鑒于年來國事艱難。民生痛苦。或創于兵。或困于匪。或凍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夢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覺治理之線。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時評

常識之失敗

政之

中國大局。始終爲軍閥所劫。執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間。稍不自重。輒與武人共無謂之恩怨與利害。因而敗名殺身者。蓋已數見。前年之王寵惠。去年之林長民。其最著者也。吳佩孚以廉勇負責任爲世所稱。行己立身。自有長處。然驕妄無常識。實其所短。此次賴奉聯軍之力。得以回復其在北方之聲光與勢力。已屬萬分倖倖。使能慎。將議退接物與張孫諸氏開誠布公。虛懷商洽。推顏惠慶組事實內閣。就法律政治諸問題。爲一度公平澈底之解決。甯非國家之厚幸。乃蔽於羣小。膠執成見。本身地位。凡毫無法律根據。乃硬欲爲國民並未承認之賄選憲法。主張効力。抬出顏閣。號爲復職。又復強定閣員。保用次長。專擅自。南北側目。自謂由此可以間執反對者之口。而不知治絲益紛。徒犧牲一顏駿人。而吳氏自身亦決無所得。日前英國罷工取消。英相包爾溫曾諡爲「常識之勝利」。若中國今日之政局。則直「常識之失敗」而已。蓋使吳氏稍有常識。決不致有此違反多數國民心理之主張也。

凡天下最可惜之事。莫過於使厚愛我者淪於愛莫能助之境。自國民心理言之。愛吳佩孚者。或比愛張作霖者爲多。然倒段以後。吳之自處。實遠不如張。再就梁士詒靳雲鵬顏惠慶二人之歷史觀察。顏於民國雖無大功。初無重過。論個人道德。政治智識。外交聲望。願爲顏助者。較多於對靳與梁。然而顏不幸無端與吳佩孚共恩怨與利害。一若成爲吳氏之私人。此又顏氏昧於大勢。輕於自毀。令人有愛莫能助之感。誠不料學者王寵惠之後。又有一人以謹飭穩重著稱之顏博士。墮入漩渦。斯尤吾人不勝遺憾者也。

時局至於今日。殆已僵到極點。如何打開局面。轉圜下台。仍惟有祝吳張顏諸公天牖其衷。訴諸常識而已。蓋吳之地位。今爲最危。川湘粵桂固在在可虞。即中原之豫秦。亦危機四伏。迄未甯貼。秦事姑不必言。豫則軍隊複雜。財政尤困。寇比才力。難任疆圉。而國民二軍之槍械。多數流入民間。紅纓槍會。確爲新興之一種民衆勢力。脫身機會可乘。寇氏難免不爲岳維峻之續。此其一。靳寇父惡。歷有明徵。靳出不睦。亦係事實。田維勤往者。轉戰魯豫。志在方面。今兵多而無錢。志大而無地。缺缺失望。情所難堪。能否久安。猶難預料。此其二。西南既多反側。內部又難樂觀。吳之爲吳。可以知矣。張之環境。固優於吳。最近做法。尤見漂亮。然而魯難方殷。直境分割。關內勢力。隱痛正多。關外財政。更多破綻。論其地位。亦利於收束。而不利於擴張。宜於休息。而不宜於再擾。若夫顏氏則以原爲不致失敗之人。竟陷於無可成功之地。如果見機而作。及

早收帆。猶可保全資望。留待後圖。綜其所見。則吳氏須當警悟。勿再好大喜功。張氏亦宜自省。勿更貪利猛進。西北軍既非可以斷其根株。則吳張相合。公開會議。儘有和平解決之徑途。何必憑恃血氣。戀戀虛聲。驅疲敵之卒。冒不可必勝之險。至於顏氏既有供人過渡之初衷。則知難而退。潔身以行。猶可求諒於國人。使吳張別立事實。政府。僵局得轉台之機會。並使覲覲揆席者如願。僕請君入甕。斯則常識之失敗。可變為常識之成功。是在當局者一轉念間耳。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寄)

同因異果

懷子

悲痛之五卅周年紀念日。又已忽忽過去。迴想此日南京路上之恐怖情形。歷歷在目。而風平浪靜。安穩渡過。吾人於稱頌巡捕房防範得體之中。實不能不聯想及於去年五卅事件重大責任之誰屬。

夫羣衆感情奮興。議論激越。逾越範圍。在任堪虞。要惟賴有治安責任之人。因勢利導。善爲勸阻。舍維持公家安甯。不當存有私利之目的。卽種族國家之觀念。亦皆應捐棄。若夫率性而行。使以意氣。則未有不潰決者。此其責任。不當責之於羣衆。而實爲有治安責任者因應之未當。

天下事空泛之理論。未足以折服人心。惟事實之比較。則確鑿者無所施。狡辯者去年五卅事件之發生。在二十日下午二時四十分以前南京路之情形。實與本年紀念日之情形毫無所異。亦僅其初爲數百工人學生結隊演講散發傳單。其後愈聚愈衆。乃至於千人以上已耳。其無凶器。無騷動之準備。無不相同。且揆之事實。則危急之情形。去歲實遠不如今歲之甚。吾人從中西報紙之記載以及各種證據上仔細觀察。在去歲五月廿日下午二時四十分巡捕未開槍以前。實未有一外人因受華人羣衆之毆擊而受創。自是以後。乃漸聞有毆擊外人之事。及阻止電車公共汽車之駛行。然要知此等事實發生於開槍以後。乃爲開槍所激起之強烈之反感。而不足持爲開槍之理由。若夫今歲之紀念日。羣衆自始即持興奮之感情。外人受傷者六七輩。載于報紙。其餘毀電車。阻乘客。且不限於南京路一處。徒以巡捕房之防範得體。勉州意氣。乃使可以釀成大禍之種因。無形消滅。經一日之光陰。而危險之境地悉成過去。此實爲有治安責任者應負之天職。蒙其麻不。實爲上海全體之中外市民也。

吾人由此推想。荷巡捕房於去歲此日。能同樣採取適當之手段。則以後罷市罷工罷學之犬風潮或不致發生。而中英間之惡感與商業上之損失。可以避免。此其關鍵。實在巡捕手中槍機之一撥。數粒彈丸代價之鉅。蓋可驚駭。由是而言。若今歲巡捕房

而仍不改其手段。不能自持其機上之一機。則今日之情形。將再演去年之惡劇。實可預料。去年之五月三十日。與今歲之五月三十日。羣衆之種。因實盡相同。而結果之差異如此。事實所詔示吾人者。不能不歎巡捕於不必要之情形中而發槍爲不智。而後此損失責任之誰屬。亦彰彰明矣。

(六月四日)

人造之春情

琮

吾人每當春季。必覺較常時爲愉快。青年男女當此時季。更覺情思勝越。此果何故耶。據最近科學家研究。謂此因空氣內臭養氣即阿純。較小時爲豐富之故。臭養氣在空氣內所占成分。當春季最多。晚秋時最少。且此物數量之多寡。每與空氣壓力有關係。在空氣內所占成分過多即易發生颶風。近倫敦且有人能用人工製造臭養氣。由鐵管通入室內。於是頓覺室內春意盎然。能因此增進體健云。



日本政黨之前途

駐日記者 壽潛

實施後。政黨如何變化。此實目前未易解決之問題。但國民大多數新選舉權。頓覺自身地位。漸與政治接近。并痛恨從前政黨跋扈。不可不有以改造之。則新政黨之組織之產生。為將來必有事實。此又一般人所可豫料者也。今欲推測此後政黨。有如何變化。必先研究前此政黨之如何變遷。蓋自明治維新以來。德川幕府。驟形崩壞。立憲政體。漸至確立。日本政黨之地盤。日有擴張之勢。時或有小黨分裂。如所謂自由改進黨。以及政友憲政黨。遂至某階級之分子間。成二黨對立形勢。其結果討幕攘夷黨。戰勝佐幕開國黨。而奏凱歌。開國維新黨。打破攘夷復古黨。而占優勢。藩閥官僚。不得不俯首屈伏。而政黨內閣。於以出現。是即時勢自然之進展。亦日本國民中少數之有產或有識階級者思想之發達。有以致之。試由既往以推將來。可知普選實施以後。獲得選舉權者。由少數變為大多數。則前此政黨以外。必有新政黨應時而生。殆無可疑。若是日本普選後之政黨。既以有權者之數。由少數有產知識階級。擴張為大多數之勞働無產階級。其內容必與前之政黨不同。新舊之爭。恐不能免。若將來新政黨。對於有權者之無產階級。不能以發其新思想。則將來之政黨。與現在之政黨。然亦無甚差別。又或將來勞働無產階級之狀態。無改良進步。則新政黨實亦無異於舊政黨。故普選後日本政黨之運命。悉視社會狀態與國民思想如何為轉移。是即最後之結局。全取決於社會

狀態與國民思想。非妄言。所謂勞働無產階級者。絕不限於勞働運動之勞働者。亦不限於無產政黨之無產者。凡不勞所得及財產所得。不足以贍其生活。而終日勤勤。以勞力為本者。皆是。日本國民中。實佔最大部分。今後若輩勢力。大可居於優勝地位。觀於新發見之無產政黨。即可得其梗概。

欲知其國之社會狀態。必先觀其社會秩序。欲知其國之社會秩序。必先考其社會組織。欲知其國之社會組織。必先究其社會階級。是故社會階級。為社會組織之根本。亦即社會秩序之基礎。由此根本與基礎。可視社會之狀態。在今日日本。足為社會之最大階級者。為勞働無產階級。一般社會組織及社會秩序。即以此為最大根本。勞働無產階級之狀態如何。悉決之於一般社會狀態。假定其階級歷久而不變。受一般社會所壓迫。永居於低下地位。則亦已矣。但國民思想。全由國民精神與社會思想而成立。以中國民道德與經濟思想。仍不免分為兩途。就一般言之。某一國之國民思想。凡哲學思潮。及社會思想。無不含有其中。即政治經濟法律宗教道德藝術等思想。亦有以包孕之。實則國民思想。受傳統之民族精神或國民精神諸影響。仍不可謂為時代之社會思想。國民精神云者。主由民族的遺傳或歷史的傳統地理的環境而生。是即謂之國體觀念。是即謂之國民道德。日本之國體觀念。為民族的傳統的道德的觀念。其須

與不可。社會思想云者。以時代之社會組織爲中心而成形。從前有宗教思想爲時代之社會思想。其後政治思想。一似爲時代之社會思想。今則經濟思想爲時代之社會思想之代表。故今日之社會思想。全以經濟組織爲中心而成形。宛如昔時以宗教爲當時社會組織之中心。後復以政治爲社會組織之中堅。乃應時變社會思想。而爲國民思想之背景者。其骨骼仍不外傳統之民族的道德的國民精神及國民道。但出現於舞台上之肉體。爲時代之社會的經濟的社會思想及經濟思想。故占國民之大多數。或屬於時代之最大社會階級中勞働無產階級之精神。爲其國之國民精神之基本。其思想爲時代之社會思想之地盤。其中有相互關係。牢不可破。積久而此階級。爲他階級所壓迫。不可復振。今猶陷於無救養無自覺之境遇。夫亦大可憐矣。

日本憲法兩黨領袖之會晤



(路錫社君寄贈)

如上述一國之社會狀態或國民思想。既可約略得其大概。而日本今日之社會狀態。所以不十分安定者。殆即爲社會階級之間。尙缺乏調和之方法乎。又日本今日國民思想。所以屢生變動者。殆即國民精神與社會思想間。尙有何不能結合之物。介於其中乎。否則世人何故見社會階級之對立。而伴爲不見。又何故知階級秩序之存在。而袖手以觀。殆亦期社會狀態之安定。不得不深思慮乎。蓋一般人。多知有國家。

而不知有社會。知有家族及個人。而不知階級團結。故雖知社會問題發生。一若此爲關於社會秩序及社會組織之根本問題。實則乃社會階級爲中心之問題。不加深察也。然此猶可曰待社會問題之自然解決焉。其甚者或社會問題與國體問題結合。并且累及國體。以此之故。日本今日國家思想與社會思想。有不能兩立之勢。新舊衝突。時時有之。其實同一社會中。必無兩不相容之思想。可以存

右爲憲政黨總裁若槻首相左爲政友黨本黨床次總裁此爲二人最近會合討論組織聯合內閣問題時之攝影

在之理。又國民思想中。必無行正面衝突之理。即同一社會方面。或屬於同一系統之思想中。必無與國體觀念相反之矛盾思想也。不過一般世人。不知國家與社會之關係。誤信社會思想足以危及國家。而構成國家之社會。其根抵上縱有階級對立。不知設法調和。動謂階級的社會。動爲擾亂國家紊亂社會秩序之舉。執迷不悟。此即不知國民精神與社會思想之關係。抑知國民思想。本依時代之社會思想而成育者乎。今若不希望社會之運動或思想。日益發達則已。否則其結果於普選後之政黨。必較前爲進步。故其實權。全

握之於勞働無產階級之手。無疑義。

今日日本之政黨。可稱爲財權與政權之結晶體。殆全由財力與權力結合而成。并非過激之論。使無財力與知識。即不能置身於政黨。蓋土地資本知識三者。大有鼎立之勢。故日本之政黨。不妨呼之爲財產黨。日本有

地主黨。有資本黨。同時又有官僚黨。但此等政黨。皆因反抗藩閥政府。建樹立憲政體。而相繼產生。主一次達到目的。後即完全變其態度。今則何如乎。黨爭不已。無非要求軍資。受財閥巨頭之支配。或為藩閥軍閥所利用。自身并無何等主張。亦何貴乎有此政黨。

外國政黨中有貴族大地主之保存黨。或財閥資本家之自由黨。日本則無之。故日本政黨。皆缺階級的職業之地盤。類由地方的之傳統因襲。或個人的之情實因緣。得以支持。彼等既無一定主張。又無一定政策。托生於有產知識階級間。實不得謂之獨立政黨。微論於社會上無一定地盤。即於思想上亦無何等背景。職是之故。日本之政治。不得直接國民之實際生活。日本之政治家。不得了解社會生活之真相。其政黨却如合官僚貴族。造成一種特別政治社會。縱或選舉場中。不生投票競爭。而政黨方面。所以代國為民。施行政治者。終不脫獨裁的態度。且亦有時而莊嚴之議會。因政爭而變為政黨之私鬪場。或並挾院外團之壯士團。有暴力團潛伏於其後。是故彼等實不足以代表國民之職業的階級的利害或精神。却自成一獨立職業的團體。今後日本政黨。如欲獲得職業的階級之地盤。代表社會之利害精神。達到社會一體之目的。并調和各社會階級之利害。則此時各政黨。必先確立其主義思潮政策方針等。然後議國政定國策。不偏不倚。始成為一大公黨。其前途發達。或可得而言矣。雖然。政治所謂政黨者。其性質非必於社會中有特定職業或階級。而為專有之私黨。其自身并不必於政治上活動。無論何職業何階級之人。苟贊成某一政黨之主戰政策。均可加入。苟議政壇中有道同志合者。固可合商主戰政策。即以個人勢力。亦可為左右政黨之一要素。可以行使選舉權之投票。務必限於一地方。則地方的之影響。當然為支配政黨之

一要件。苟其政黨有必爭之主戰政策時。則以其階級職業之精神及利害。使與一般社會調和結合。必可達一般社會的之共同目的。吾恐立憲民主國之政黨。與專制獨裁國之官僚。所以異者即在此。

日本自普選實施後。勞働無產階級。始有活動之餘地。爾後果有無產政黨應運而生。日本政黨之將來。實以該政黨能握其鍵。往時日本政黨。亦有唱社會政策者。其動機并不自今日始。然究竟何政黨能於國家與社會間。除去概念上之區別。明確了解社會之存在之目的之活動乎。又果為何政黨能於社會政策。於社會事業間。設為性質上之差別。而解決社會問題。樹立一定政策乎。又果為何政黨。能於國體觀念與社會思想間。分別思想上之統系。使時代思想之趨向。不致歧異乎。吾觀各政黨之綱領宣言。并聆其首領之政見演說。未嘗不井井有條。然日本今日之政黨。何故依然分立。其二黨間有何可以辨別之標準。則無論何人。皆不能加以判斷。故有稱國家社會者。有號為國家本位者。有名為社會政策事業者。有主唱社會政策的見地者。有力說國民精神者。亦有痛請思想善導者。則此等文句。果何所指而云然乎。嘗聞舊自由黨之板垣退助氏。最初所抱目的。在打破藩閥。今後所須建設的事業。在樹立社會政策。其政見誠高人一等。日本政黨史上。記載正詳。極為人所稱許。然至今任何政黨。其歸結處。終不出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殆亦魯衛之政與。處普選實施後之今日。日本政府。主張社會教育。有識者亦注重政治教育。然治安警察法。治安維持法。勞働組合法等。均足以阻止社會思想之發達。雖時起勞働運動小作爭議。而一般之勞働者及小作人。向未能全體結合。是等社會運動。欲期有健實發達。亦唯俟諸異日。將來既成政黨。縱有離合散聚之時。而由勞働組合或農民組合。欲選出一勞働議員一

國民議員。恐非易事。余嘗聞普選實施後之美國。二萬勞働者中。不過僅
 企業家一人之意見。而人投票場裏。此事爲有名之斯派沙言之。日本今
 日恐將呼起斯氏於地下。而同聲一哭也。
 果爾則日本今日之勞働無產階級中。占國民大多數之新有權者。求於
 政治上足以代表其精神與利害。當必有一社會改良黨出焉。假令候補

合格之人。求之全國。不可多得。唯有於結黨或加入條件之下。試行所謂
 理想選舉。選出適當候補者。送入普選後初期議會耳。但其當選者之數
 極少。於議會內不足成爲一派。亦一憾事。就目前論。仍爲舊政黨之勢力。
 新政黨之前途。尙未可遽抱樂觀。新思之所以不發達。實傳統的觀念
 太深故耳。

嚶 新 箋 社

醒獅箋	英雄箋	百子箋	進步箋	鸚鵡箋	凌雲箋	愛神箋
平等箋	歡喜箋	美人箋	雙燕箋	飛雁箋	相思箋	簾花箋

◻ 裝 合 種 十 ◻

箋 合 璧

每束 均售 大洋 一角 五分

所 行 發 總

海 上

號 二 〇 二 路 東 山



女子與世界和平

受百

歐戰以來有二種新現象。最足聳動時人耳目。一爲世人對於和平運動之努力。一爲女子在國家社會所占地位之變遷。在贊成女子參政者。謂是二者互爲因果。無可分裂。因女性婉媚柔順。一國政務。得女子加入參決。則戰爭之慘禍可免。最近奧登堡將軍之爲德國總統。說者謂半出于女子選舉之力。惟此公戰績業繁。女子何以垂青于彼。最初懷疑者頗不乏人。後乃知奧氏主張以和平政策。解決德國國內外之困難問題。並無黷武野心。世人之疑團遂釋。轉服德國女子有知人之明。此即女子參政最近成績之可注意者也。

和平運動及女權運動。是二者無論歐美。皆在進行中。但在歐洲。進行尤力。此因美國今日正好運當頭。人人席豐履厚。女子惟知錦衣繡服。周旋于交際場中。更無暇從事於開會投票選舉等生活。目前一切事物。遂心已極。何爲投入政治潮流中。以自尋煩惱。歐洲之經濟狀況。則與美有霄壤之別。一般政治家所營營擾擾者。無非爲如何使政府收支相抵。如何償付國外債務。其人民雖不必縮衣節食。但對於社會虛華之事。輿會不免稍減。故有一部分女子。尙能撥其燃脂弄粉之餘暇。從事于政治運動。惟歐美女子政治觀念之不同。亦不盡由經濟關係。此中尙有較重大之原因。在歐洲女子多於男子。譬如英國。其人口總額爲四千萬。而女子剩餘額達二百萬。德國人口六千萬。女子剩餘額逾三百萬。美國之情形。適與此相反。按彼邦一九二〇年之人口調查。其總額爲一萬零五百萬。而

男子剩餘額逾二百萬。此因各國人民移入彼邦者大都爲男子。而歐戰內犧牲之青年祇五萬人。與歐洲各國相較。微末不足齒數。當一九一〇年。其男子剩餘額且達四百萬之多。於此因供求律之關係。女子在美國之地位。遂覺較歐洲爲鞏固。

進化之天。于男女二性。固未嘗有所軒輊。但按之事實。一若冥冥中欲使世間女子多于男子者。大博物學家達爾文嘗試驗歐洲七千萬人民之生殖率。男女性爲一百零六與一百之比。此猶專指生殖率而言。若以成

上海新粧扇子頭



年之人口總額。一加研究。則男女性數量之相差愈遠。蓋在嬰孩時代。男性較女性易于夭折。男孩之死亡率較女孩爲高。而在成年時代。男子之生活。較女子爲勞苦多危險。死亡率亦較高。故今日歐洲各國女多男少之理由。半由天成亦半由人事也。

今試以歐美女子多寡不相及之經濟原因。一申論之。美國地大物博。而人口稀少。待發之富源及待創之實業過多。故人民不思無發展機會。若女子願加入合作。則歡迎之且不懈。絕無嫉視者。歐洲則各稱職業。無不

有人滿之患。更無餘地。容女子加入。男子且失業者。則女子自更被視為贅疣。惟女子因人數過多。不能不自謀生活。於是男女間遂有一種惡感。此乃歐洲特有之現象也。

但歐洲女子在政治方面之努力。近數年來。頗有進步。女子之謀參政。已歷有年所。英國卒于一九一八年。在國會通過。凡女子年在三十五以上者。有選舉權。歐洲大陸諸新起之民主國。如奧地利、波蘭、捷克、德國、俄國。皆在憲法上規定女子有完全選舉及公民權利。英國國會內。前曾有女子八人。現有三。其中如阿託爾公爵夫人。且兼為教育部秘書。德國衆議院內。前曾有女議員三十五人。現有三十三人。外交委員會及其他行政機關。皆有女子任重要職務。各州議院及市會內。女子服務者當以千計。捷克政府內女子占極重要地位。今日彼邦能在各國中漸露頭角者。半賴女子之力。在丹麥則教育及美術部部長。即係女子。更有甚者。瑞典之女子。嘗要求在結婚律內加入一條。凡男子之進款。應畫出一部分。正式歸其妻管理。此議在國會內已蒙批准。上述之數國。皆女權比較發達者。遇有選舉時。女子無不爭先恐後。男子投票者。轉與之相形見拙也。歐洲今方努力於和平運動。此種運動。有女子加入否。是為本篇欲研究之一問題。歐洲各國之運動和平者。多假手于國際聯盟。而國際聯盟中。女子確有相當之地位。聯盟規約中第七章第三節云。凡聯盟議會及與聯盟有關之一切職位。男女皆可担任。此蓋由于英法等國女子奔走呼號之結果。法國女子尤注意於國際聯盟。因之在國內之女子。遂獲精神轉讓。現今吾人尙未能謂歐洲女子。在聯盟內占甚多之重要地位。惟每次舉行常年會議時。必有女子與會。為後備代表。每國祇有代表三人。後備代表之權利與責任。亦與正式代表相等。最近之議會。

羅馬尼亞後備代表梵康斯柯女士。且當選為全權代表。此外議會內較低職位。女子担任者甚多。速記打字等職。更無待言。又如國際聯盟所附設之國際勞工局婦孺委員會等。亦無不有女子踪跡。國際勞工局在歐洲頗有一部分勢力。消弭勞資之爭端不少。吾人于此可知歐洲女子。頗不乏盡瘁于國際聯盟者。聯盟議會中現有新舊二種思想。舊者信勢力平均說。欲謀和平。須先準備作戰。蓋完全未脫歐戰以前之窠臼。新者主張裁減軍備。願以公斷方法。消弭一切國際爭端。此派中女子實占多數。故即謂將來世界和平之實現。大半有賴于女子之努力。亦非過言也。此猶單就國際聯盟而言。至於歐洲各國國內政治上之選舉。女子參加者。確日益增多。此可以近今各國選舉統計證明。女子之天性好和平。惡凶爭。既有此輩加入。共決一國之大政方針。則將來少數之野心政治家。欲以陰謀煽動民氣。實演戰爭慘禍。其事不難難耶。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藝雜誌 第七卷第五號要目

原真(上)

論公司之國籍及在我國租界內之公司
國際公法中之租借地(德文原文)

兩性的本性及其作用

改良吾國稻作之商權

鐵路運輸原理(續)

遺傳與環境(續)

土壤溶膠液與辛味之化學構造

法國詩人抗沙

◎社報 ◎通信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一元 全年十冊二元

▲郵費 每冊二分

范壽康

史尚寬

高元

費鴻年

顧復

曾世榮

何定傑

譚勤餘

曾鳴

德國孟阿恩廠之發達史

本報駐
德記者 胡 霽

年。德國實業日漸發達。至今雖尚無大規模之工廠成立。然小組織之繼起。如春芽萌發。是亦極好現象。蓋外國著名大廠。肇始於小組織者。何可勝計。小廠苟能經營盡善。亦即大廠成立之先聲也。茲將德國孟阿恩廠之起源發展及現況。簡單述記。藉以證見工業之成功者。固不必即出於大規模者。手經營之工廠也。十九世紀時。有商人克勒特者。經商外國。遍遊英法。見工業之發展。一日千里。深痛祖國落人之後。因于一八三八年。以私產設立機器廠于履任伯爾錫城。廠中僅有車床數部。鑽床數架。發動機如磨式。用馬匹拖之。組織簡單。以嚴格論。本不得稱之為工廠。時當蒸汽機發明時代。克氏遂計劃擴充事業。擬設蒸汽及化鐵爐。當克氏呈請德政府允許其計劃之設施時。大受困難。因居民守舊。深慮蒸汽機爆發于附近。致住戶有生命之危險。故羣起反對。此種情形。恰如北京人反對修電車。開北反對行大汽車。克氏費盡心力。多方疏通。始克得政府允許。是時履城正在建築鐵道。克氏欲作此一筆交易。但苦于無專門人材。英國為工業老前輩。履城火車頭。當然購自英國。時運送機器來德者。為英人威爾遜氏。克氏于交際場中識之。懇其召約三數英國工業家來德。合作事業。威氏允之。約來同志三人。克氏乃出資五萬七千馬克。三英人合出五千七百馬克。成立克勒特公司。初有工人七十名。自製蒸汽發動機一座。為本廠自用。蒸汽力為兩個半氣壓。每分鐘

四十五轉。發力十馬力。當時為蒸汽機萌芽時代。此種成績。已極可稱頌。該廠出品。以鑄鐵品為主要部份。此外製造關於火車鐵道一切用品。又造鍋爐及蒸汽機。營業日漸發達。出品銷路。已由本省漸及外省。在該廠成立之第三年。竟盈餘三萬五千馬克。其後定貨者日益增加。出品已覺太慢。非擴充營業。不足以資對付。於是克氏一人復力籌擴充資本。至一八四五年。克氏已出資三十萬馬克。彼見年來經營雖佳。然平均尚未獲利。遂細心研究其故。始知三英人于工業上。實為極可用之材。但以不知經濟。每每虧本售貨。以致廠中經濟毫無起色。因此氏遂思與英人解約。完全由德人獨辦。以謀補救。詎為合同所束縛。未克如願。交涉結果。僅將財政權收入克氏手中。而廠中營業始入正軌。一八四六年結賬。盈餘七萬三千馬克。而工廠之擴充。又在進行中。一八四七年。克氏棄世。時年六十有九。以一商人成此偉大事業。彼固可以瞑目于九泉矣。繼克氏主持廠務者。為其婿格拉麥氏。亦商人出身。而曾習化學。善長外國語言。曾遊歷并服務于瑞士意法。等國。聞見極廣。格氏對于工廠第一目的。在去英人。使全權落彼一人之手。以便支配。英人受其金銀。先後退出公司。一八四八年七月。克勒特廠遂為格氏個人所有。當時格之急務。在物色一富有經驗之工業家。以繼英人之職務。後當選者。為維爾得爾氏。維氏生長于俄。其父母皆瑞士人。幼年喪父。來德學習工業。曾工作

于各大城。不特藝術精通。即學理亦極有研究。公餘之暇。喜討論人體解

見于鼓斯塔甫堡。設一草率工廠。經修三年。始告成功。當時德國鐵道。正

剖學。與之以機器參照。其對廠務。極多

新建。設自處于領袖地位。胸中抱負。能

盡力發展。凡廠中特別工作。機皆其發

明。當一八四七年。格氏接辦克廠時。僅

有工人一百名。三年後。人數增加三倍。

一八五五年。有一千三百工人。一八五

七年。人數增至二千三百。在十九世紀

。以一機器廠。而有如許之工人。已為

罕見。故該廠當時。列為世界大廠之一。

其出品。為火車掛車。鍋爐。蒸汽機。風車

。磨機。水車。機起。重機。工作機。物料考驗

機。螺絲釘。平頭釘。并為他廠鑄各種機

器零件。又建築橋梁。在十八世紀時。英

人已着手以鐵代木。建築房舍。因木之

負重能力。固遜于鋼鐵。多多也。一八五

一年。倫敦建築水晶宮。是為世界驚人

之工程。三年後。德國閱興城。亦仿造一

水晶宮。為開博覽會之用。其工程。為克

廠所包。一百日成功。全部為玻璃與鐵

所成。亦世界有名之工程。拜耳王特授

格拉麥氏。貴族尊號。以獎其經修水晶宮之功。克廠聲譽。因之益著。該廠

承造橋工之最大者。當時為萊茵河橋。在魯恩慈城。廠中為工程便利起



在發達期間。故橋工營。極佳。本廠接

應不暇。遂將鼓斯塔甫堡。草率成立之

廠。擴充之。作為克廠分號。專門建築橋

梁。萊茵河域。本為所鐵之區。而鼓堡地

近萊茵。于原料之運輸。極占便利。克廠

除上述出品外。于軍用品。亦附屬製造。

奧軍火車。砲車架。以及步鎗。在德國軍

國主義時期。中大工廠。固自有此種代

造軍械之義務。一八七二年。格拉麥氏

慶祝二十五週年立廠紀念。而克廠之

大發展。亦在此二十餘年中。格氏之所

以。而成此大功者。全在。有知人之明。相

當人材。則與以相當位置。不使有屈就

或踴等之弊。是以人亦樂為之用也。格

氏有子。尚在幼年。格深慮。一旦身故。主

持無人。廠事受其影響。故于一八七三

年。將克廠改組。為合資公司。名稱。更以

履任。伯爾錫城。機器廠。資本。定為二百

七十萬馬克。分為四千五百股。自佔三

千六百股。以四百股。讓與維爾得爾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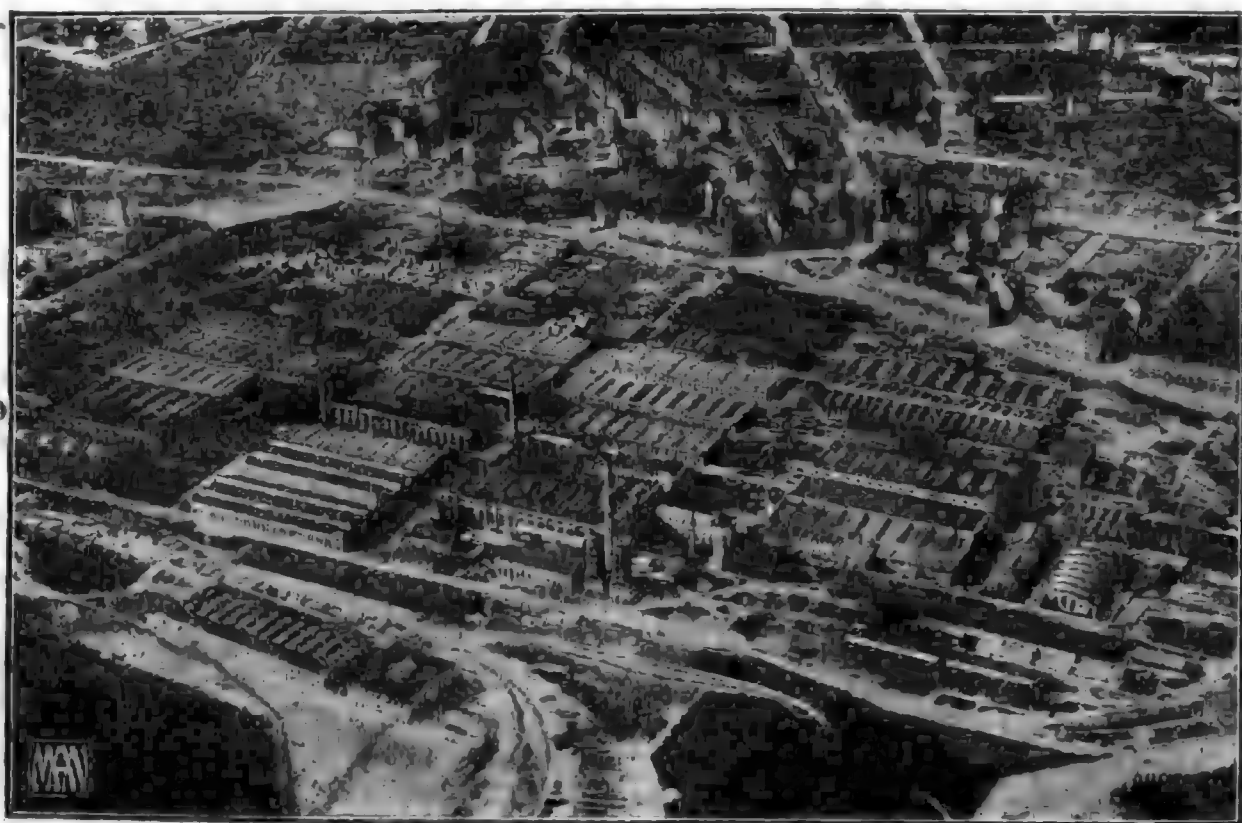
其餘五百股。分贈廠中各重要職員。改組後。格氏退為董事長。任監督之

責。另舉三總理。主持廠務。一八八四年。四月。格氏病故。于閱興城。時年六

十有七維氏及一總理亦于數年內先後去世。一八九五年格氏成年之子得獲董事長位置。因大部份股票固為其所有。但廠中全權則在新總理稅模司手中。在十九世紀時。歐美工業之進步。一日千里。同業競爭。非常劇烈。稅氏見舊廠已不合用。如不照新式改組。則出品難在市場與他人競爭。惟老廠已無擴充餘地。遂決意棄舊圖新。于城南空地。建築新廠。一八九七年開工。一九〇二年告成。是即現今之孟阿恩廠也。

在拜耳省之奧格司。有一機器廠。亦以製造蒸汽機見長。於是有人提議同省之兩廠合作。較之雙方競爭。營業為有利益。經多次接洽。於一八九八年聯合計劃成焉。名稱改為履奧城機器公司。縮稱孟阿恩。蓋孟為德文機器廠起首之字母。阿為奧堡恩為履城起首之字母。鼓斯塔甫堡之橋梁廠。亦附屬之。該廠於戰前。曾包造津浦路黃河橋。故孟阿恩在中國以橋梁公司聞名。殊不知該廠除橋梁外。機器亦大宗出品也。茲就三廠最近情形分述如下。

德 國 孟 阿 恩 廠 之 一 部



機等等。而重油機之製造。執德國同行中之牛耳。在歐戰時。曾造潛行艇上所用之重油發動機。稱享大名。廠中共有蒸汽鍋爐七部。電

履 任 伯 爾 鋁 廠

氣鍋爐兩部。蒸汽機蒸汽輪機。水力鍋輪機各一座。重油機四座。電動機用以發動工作機者。大小共有一千三百三十部。金屬品工作機一千六百九十二架。木料工作機七十九架。其他各種附屬機四百八十六架。鉗床一千七百五十架。大小鍊鐵爐共四十二座。蒸汽鍾十二部。空氣鍾四部。起重機四百七十五架。火車頭三部。此外壓氣機鑄鐵製造養氣種種設施。無不應有盡有。每年鑄鐵出品。約為八千噸。鍊鐵出品約為二千五百噸。現有職員工人六千九百名。

(二)履任伯爾鋁廠。製造蒸汽機蒸汽輪機煤氣發動機物料考驗機。水壓機起重及運輸機各式火車及電車掛車長途汽車載貨汽車橋梁等等。廠中其有鍋爐十四架。動力機有蒸汽機二部。重油機一

(一)奧格斯堡廠。出品為大小重油機。輪船重油機。冷氣機。印刷機。紡織

蒸汽鍋輪機二部。共出原動力一萬匹馬力。分配全廠應用。關於

其他設施。有工作機三千六百部。鉗床二千架。鍊鐵爐七十八架。汽錘十一座。空氣壓力錘六部。火車頭三部。負廠內運輸之責。此外試驗室印刷所自來水木料廠等種種設備。鑄鐵品年出一萬噸。現有職員工人共七千餘人。

(三)鼓斯塔甫堡廠。建築各式橋梁。地道車軌。懸空車軌。陳列所火車站氣船廠及各種工廠。廠中有熔爐七部。蒸汽機四部。共有二千匹馬力。全廠有金屬品工作機五百五十部。木料工作機六十一部。鉗床二百七十一架。鍊鐵爐大小一百六十四座。其他設施亦備。現在廠服務職員工人為數共二千五百名。

孟阿恩現為德國大廠之一。其出品及於全球各國大城皆有經理處。而其起源固一小組織。記者述記此文時。深望祖國資本家。步其後塵焉。

鼓斯塔甫堡廠



德國孟阿恩廠之一部

滿江紅二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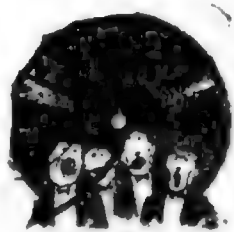
顯徐又昂上將遺像

高庵

風慘雲愁。莽中夏今是何世。遠歸客九
關輕犯。身危命致。符節誰司南北衛。
囊九任所東西市。問幽都紫陌亦甘人。
誰之恥。暗寂寂。蓋棺矣。法曹法。一
杯水。笑諸侯壁上。畏身餘幾。毛髮依
然驚畫手。頭顱擲了空知己。膽江干野
老酬東風。飄殘淚。

其二

燕領虎頭。負殊相飛而食肉。快當日蛟
淵鼓枹。蜻洲遊鱗。同輩功名都絳灌。
兼資文武輕隨陸。歷諸艱曾日簪中亡。
蒙張祿。嗟往事。為誰辱。今誰使。歸
轅北。痛伯仁致死。一時疑獄。偃月謀
人原有府。凌烟無命空餘閣。最淒酸側
帽別尊前。江東曲。



日本大阪電氣博覽會之一瞥

惲震

余以電氣博覽會之便。道經日本。由神戶登岸。赴大阪。觀光震驚。一時之電氣博覽會。走馬看花。匆匆過目。即有所記。亦不能詳。茲所書者。僅其大概。及吾感想。至詳細報告。則北京交通部上海總商會均有專員赴日視察。讀者俟之可也。

電氣大博覽會為日本電氣協會所發起。其宗旨第一在早露十年來日本電氣事業之成績。第二在鼓吹家庭農工及其他一切之電化。籌備達兩年之久。經費在一百五十萬元左右。會場分第一第二兩處。第一會場敷地五萬坪。第二會場三千坪。余所觀者。僅為第一會場。時適天雨。又聞第二會場除航空館外。無他可觀。故竟未往。第一會場內最重要者為本館。凡大規模之電氣機械。電線。照明器具。磁料。磚子。均由各家公司依次陳列。於是其他如電池。無線電。等等零件。不能為本館



攝山匯

所容者。則設於第一別館及第二別館。交通館陳設各處電氣鐵道之模型及沿途風景畫片。動力館則設鍋爐模型及汽輪發電機。凝汽器。汽車。柴油機等等。參攷館為統計及官廳出品。實驗館為印刷及電氣實業。外國館為外國在日本行銷之電氣機器。殖民館為朝鮮台灣之特產品。保健衛生館為電氣醫療器具。



衆民之會到禮基奠士烈卅五

其他戲場。奏樂堂。競技場。雜耍場。若干座。會場內之主要陳列。皆為製造工業之成績。茲將主要出品及公司列表如左。

五卅烈士基禮到會之民衆
五農事電化園及家庭電化館則尤不解自防。表示耕田。屏水。養蠶。孵雞。洗濯。飲食。取暖之無不可以利用。電力電熱。日本水力最發達。場內特設假山一座。急流下注。再以石管使轉動水輪發電機。尤為最好之模型。娛樂方面。則有飛泉百尺之水品塔。二百尺之升降電梯。電氣溫泉四百坪。兒童游覽之小電車。及

公司名	所在地	製造品目	資本金
日本電氣公司	東京	電信電話機、電燈電力機械、絕緣材料、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圓
東京電氣公司	神奈川	電燈泡、無線電器械、電表、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奧村電氣商會	京都	各種電機、配電盤、電表、起重機、特殊輕合金、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川崎造船所	神戶	汽機、鍋爐、火車、汽車、電車、船舶、飛機、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古河電氣工業公司	東京	電線、電纜、金屬板管、蓄電池、丹礬、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富士電機製造公司	神奈川	發電機、電動機、電表、汽車、電熱器、醫療機械、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神戶製鋼所	神戶	電機製品、煤氣機、鑛山紡績用機械、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菱造船公司	東京	各種原動機、電車、船舶、鍋爐、打水機、鋼管、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菱電機公司	東京	各種原動機、紡織用電機、工場電氣設備、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芝浦製作所	東京	電機、變壓品、無線電機器、電熱器、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日立製作所	東京	各種電機、火車頭、船用機械、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住友電線製品所	大阪	各種電線電纜及附屬品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住友製鋼所	大阪	電車用車台、車輪、車軸、各種鋼品、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以上各公司。資本金皆在一千萬元以上。製造各品。精良偉大。不在歐美舶來品之下。其次如明電舍之電機。北辰製作所之電表。橫河製作所之儀器。沖電氣公司之電信電話電池。大阪陶業公司之特別高壓磁料。五光十色。各有專長。競勝爭妍。不也勝紀。雖資本稍弱。然亦在數百萬左右。會場陳列。限於地位。不能將實在工作手續程序一一表現。故有志研究者。祇能參觀其已成之品物。而無從攷求其經過之內容。電學專家。至此恐猶不免目眩神移。若漫無門徑頭緒者。亦來參觀。徒見其一無所得而退矣。變通動力。兩館均嫌太小。不足壓觀者之望。至存心欲來攷查日本電氣輸送之組織者。館內亦無相當之陳列。足以參攷。茲更將最近十三年日本電氣事業之發展列表如左。

	民國元年	民國十三年
水力(啓羅華脫)	六六七、〇〇〇	二、四九六、三二〇
火力(啓羅華脫)	三〇五、九九〇	一、〇一三、四七八
電燈(盞數)	四、〇九四、六六一	二四、四四七、六三二
電力機械(馬力)	六八、五一九	一、八二三、二三五
電車(輛數)	四、五四八	七、八二六
電話用戶(戶數)	一八一、八八一	四四〇、〇〇〇
電報局(局數)	四、七七九	六、七七七
製造電機電料價值(圓數)	三六、七九三、〇五三	一九四、五三〇、八八〇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公展



國外之部

▲減軍會議 日內瓦之裁軍籌備會二十六日已結束。起草股員會之報告書。業已成立。英代表薛西爾謂據渠推測。裁軍會議未必能於一九二七年底以前舉行。至於籌備會之事業。現已有兩條重要決議。一為可限制者僅為和平時軍備。一為開大會時各國須提一種程序。以表示人力上與性質上需要何種軍備云。當此籌備裁軍之際。意相墨索里尼廿八日在參議院大發其反對裁軍之論調。謂意大利帝國主義為意大利人民道德上尊榮之表示。意國有經濟上與知識上擴張之必要。人嘗聞國際團結人民親善邦交和睦等之甘言。要知空言與事實不盡符合。在真正生活中。各國無不植立可怖的提防。厥物維何。則經濟與政治是已。泛繫黨政府所採行者。為和平政策。惟和平主張並不包括裁軍。裁軍必須遍及全部。否則徒為結果不佳之喜劇。裁軍必須舉海陸天

——【自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二日】——

五卅紀念停業之上海南京路



(本報攝影)

空之軍備盡數裁除之。若維持海軍而備裁陸軍。或裁減海陸軍而許有天空軍備。則烏乎可。若他國不自己切實裁軍。則意國不能解除武裝。致蹈喪失獨立與自由之險。或遺自殺之譏云云。斬釘截鐵。在在表示其雄心。此則夢想大同和平者可以悟矣。

▲英國工潮 英國煤業津貼五月底已期滿。內閣卅一夜集議。籌議礦主或礦工於最近時機來接洽時。閣員應如何應付之策。煤礦工潮尚未有解決希望。礦務大臣布告。自廿八日起。各居戶每星期僅許用煤五十六磅。違者重懲。觀此則煤業事態之緊急。從可知已。蘇俄工團總會又以四十萬盧布寄交英國礦工公會。此為俄國工人所助之第二批捐款也。

▲日本政局 日本憲政與本黨之聯立內閣。近已無望。蓋床次政友本黨總裁二十六日訪若槻首相。拒絕入閣也。若槻首相即派塚本書

記官長與研究會之青木、水野兩氏。協議善後之策。聞研究會初亦無意入閣。因內閣對各派之政策。協定內容。極難一致。五十二屆議會。必遭解散。政局前途。仍難樂觀。故研究會似不願捲入漩渦。如研究會入閣。果無希望。則若槻首相將與憲政會出身之大臣。密議改造單獨內閣。而於攝政皇太子還京後。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出之。然首相一日仍派塚本書記官長訪問青木子爵。關於研究會之入閣。傳達其意見。當俟青木之答復。政局始有眉目也。

▲法國政局 法國衆議院

廿八日以三二〇票對二〇九票。依允政府所提出暫緩財政彈劾之要求。又以三二二票對一九四票。展緩安南衆議員左翼民主黨歐特萊所提關於政府安南殖民政策之彈劾案。此與信任票無異。蓋佛郎價漲。里孚事平。法總理白里安之地位。因此大爲鞏固也。

▲摩洛哥問題

摩洛哥里孚人領袖阿白杜爾克林。三十一日已向法帥作正式之投降。法人將以俘虜視之。阿氏之降。並非出人意。蓋已無險可守。且慮變生心腹也。山中險地大都已爲法軍所有。里孚土地幾全入法西軍之手。阿氏乃不約不正式降法。法西政府將會議阿白杜爾克林之命運。報稱法西會議或將在阿爾基西拉斯舉行。以期解決關於里



五卅紀念停業之南京路 (本報攝影)

孚前途之問題。法報謂阿白杜爾克林之投降。可使俄德不復把法國必敗於摩洛哥之夢想。法國雖死一百七十萬人。然終能一再表示其自衛之能力。其躊躇滿志。可以想見也。夫阿白杜爾克林今雖失敗。終不失爲世界一有聲有色之人物。野戰五年。與歐洲兩強國相抗爭。當其與兵攻擊西班牙以前。曾爲西班牙政府之上賓。歷兩年之久。留學西京。結識外人頗多。故用外人以新式戰術教其國人。並用長距離電話。指揮里孚兵之進退。里孚事件在歐洲政治上之影響。一爲西班牙狄克推多制之成立。一爲法國了解法西在摩洛哥合作之必要。今阿氏失敗。或將有反響及於回教世界。未可知也。

▲葡國革命 二十八日。葡萄牙南北兵變。約有兩師之衆。政府初尙能

控制大局。嗣變兵統帥通告。將率兵直趨葡京。形勢乃漸嚴重。迨三十一日。葡總統已命革命軍領袖開白噤達氏組織新內閣。開白噤達受命收政權。而另一說。謂葡總統已辭職。大局因愈複雜。按葡萄牙自推翻帝制以後。革命二十五次。而在最近十二個月內。則有革命四次。此次結果爲軍人狄克推多之成立。歐洲今已有意大利、西班牙、希臘、波蘭四國。行軍人狄克推多制。葡萄牙現爲第五國。歐戰時法境葡軍司令柯斯泰將軍。爲此次革命發動之人。現出文告。謂國家將亡於政客之手。此舉正以救國云。開白噤達將軍則爲海軍最信任之人物云。

▲波羅政局

畢爾蘇斯基將軍三十一日被舉爲波蘭總統。畢氏有不願就職意。因憲法不許總統解散國會也。畢氏語人。謂六個月來欲勉力實行道德上與政治上改革。而尤注重陸軍。但終未如願。渠之行爲。僅反對政府。而非反對總統。惜總統不表同情。調停無效。渠不欲爲狄克推多。蓋因此制使一人獨負國事全責。而改善國事非多數人努力不爲功也。

(二) 國內之部

▲吳張會議 北方之軍事政治自國民軍退南口後。延而未決。於是有時局會議之說。而吳張會晤。遂不可少。吳佩孚二十六日離漢北上。隨員有秘書張其煌。機要長楊雲史。及齊燮元等。以杜錫鈞為留守司令。二十七日抵鄭州。二十八日晨蒞開封。即晚赴洛陽。三十日回鄭州。即北上赴石家莊。晤晉閻。富吳大北上之前。外間早傳靳雲鶚結合西北國民軍與東南孫傳芳。有新直系之醞釀。且有靳軍行將攻晉之說。迨吳佩孚三十一日晨在石家莊開軍事會議。田維勤。王為蔚。王維城。閻錫山等均列席。吳以靳頓兵不進。免靳氏職。在石家莊發表通告。謂靳雲鶚逗留保定不進。虛糜餉精。貽誤戎機。着免去本兼各職。所有討賊第一軍總司令職務。由本總司令兼領。而同時另任靳督陝。並任陳文釗代行第一軍司令事務。吳於二十一日晚偕田維勤。米振標。王維城。王為蔚抵保。駐光園。靳於吳抵保時。親赴車站向吳請辭。吳慰之。但靳仍將赴漢休養。至靳免職原因。一說謂靳阻撓楊清臣收編三軍。恃功而驕。吳接報告多起。故乘北上之便。赴汴洛彰德布置軍事。靳部王維城等多表尊吳。吳乃毅然解決靳氏。而另一說。則謂段其謝最近往來於保定長辛店間。與靳雲鶚田維勤接洽。東南方面代表亦在長辛店。參與密議。段其謝門致中及某代表。旋於五月二十九日同行。於是外間有新直系之謠言。而吳為表示對奉始終合作計。不得不犧牲靳氏云。

吳任 吳免 之討 賊一 軍總 司令



靳雲鶚

至奉張初定二十八日啓程。嗣一再更改。定一日啓程入關。張學良等旅卅一日晨十時抵津。分駐河北。在津奉系要人張學良等均赴唐山迎迓。為奉張在唐山佈置行館。但奉張是否確於一日啓程。尚未可知。據奉天電訊。此次張作霖入關。任務有五。(一)奉直合作肅清西北。分配兵力餉械。(二)李景林。齊燮元。靳雲鶚。田維勤均有討赤功。應予地盤。(三)政治勸吳勿堅持。主先決軍事。由元老中推一人。暫維中央政治及軍事善後。(四)奉軍此次損失鉅。應設法補充。(五)外交則關稅會議仍須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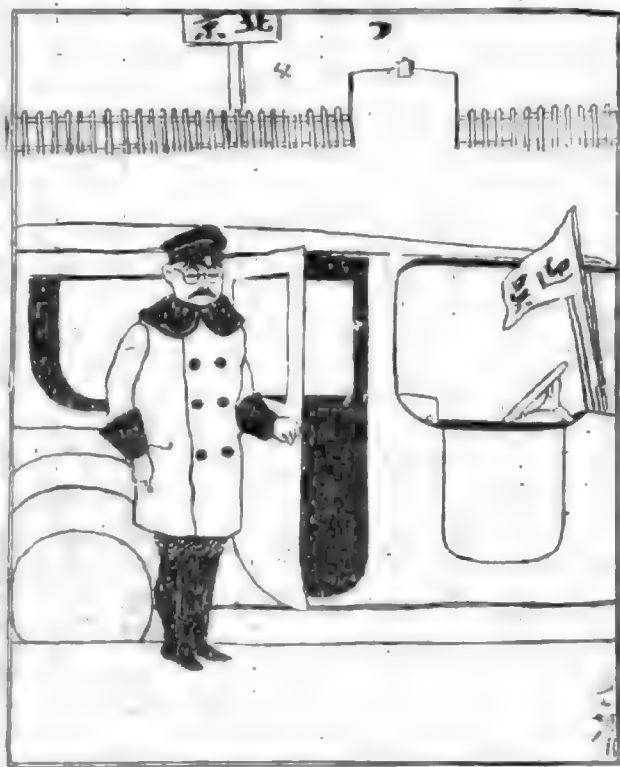
惟委員人選須嚴格。但此亦不過推測而已。究竟奉張入關以後。是否真能與吳晤談。契合無間。吾人猶未敢斷也。

▲北京政局 顏內閣至今依然為一光桿總理之內閣。半月以來。顏氏居然能堅忍以待。不可謂非做官有志者也。至顏閣之各部總長。則張志潭廿六日晚抵京。顏恩慶派孫潤宇慰勞。張允就職而未定期。顏恩慶命孫潤宇電滬甯。

催杜錫珪。楊文愷北上就職。楊文愷已於卅一日由徐州轉隴海路赴鄭。將赴保定。晤吳而後。大概可以入京就職。惟王寵惠訪顏。勸兼法長。不允。勸速就教長。主亦須考慮。顧維鈞則因五十萬關款支配糾紛。遲未就職。此其大較也。實力派方面。吳張行將會晤。顏閣當於此時可望定局。惟張學良二十八日宴客。張紹曾詢其對顏態度。張言。顏閣曾下討伐東北令。奉方若承認顏閣。何異向警仇屈膝云云。然則欲望奉方之贊成顏閣。蓋已難矣。

國會問題。開兩院行政籌備委員會。二十八日晚開談話會。議決五項：(一)各以私人分電同鄉議員北上。(二)調查在京人數。(三)推代表向顏索經費。(四)清理文件。(五)審查宣言。宣言名義。二十九日開會決定。三十日發表。略謂十三年十一月段竊據首都。毀法亂政。國會中斷。現在

討赤成功。暴力既除。國家不可一日無國會。茲決在京繼續開會。卅一日又電漢口廬山。請吳景濂張伯烈北上主持。惟收回院址。當局迄無負責表示。須俟張吳會晤一致同意後。方能實行。要之。賄選議員。今日尙觀顏活。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



▲北方軍事。國民軍對晉主攻。已無可諱。據外人消息。宋元部二十日佔大同。張之江已派姚以份宜撫。在大同就職。惟北京卅一日電稱。鹿鍾麟派飛機在大同散傳單。限人民二十五日出城。否則鄉百鎊炸彈。又謂張之江函閻錫山。國民軍爲自存計。不得不取大同。俟大局定後。常即壁還。即此可見國軍已佔大同之說。尙不盡確。第其攻晉之急進。則可想而知。故閻錫山於二十一日發出通電。報告國民軍於五月十六日同時在六處進攻。迭進迭退。未分勝負。二十三日電稱。敵軍五萬。向大同榆關等處進攻。被吾軍擊退。二十四日又電稱。我軍向大同北孤山進攻。二十

三日晨七時。敵軍向北潰。佔孤山。二十七日又電張。晉軍固守孤山。進展不易。敵軍利用火車。增兵來援。乞飭東路各軍前進。以分敵勢云云。微論閻氏電中所報勝負。是否可恃。而閻之乞援。實已彰明較著。但直系之靳(雲鵬)田(維勤)軍隊。迄未對南口進攻。顧兵保定長辛店。似有所待。於是奉軍方面。徐源泉部亦自南口撤退。津浦沿線。由李景林部開赴京畿。防前線僅留少數部隊。爲消極防禦。一若直奉之間。漸有裂痕。所謂合作討赤云云。徒見其互相標榜。而事實則不盡然。至外傳田維勤軍分兩路。由側面攻南口前線。已過王平口大安山。佔領永定河上游。又謂田派兵兩旅。開飛狐口。援晉軍東路。一說向雁門關出發。援大同。均不過宣傳作用耳。今吳佩孚既免新氏之職。田維勤苟服從吳令。則此後自當對南口實行攻擊矣。關外方面。則確由吳俊陞統遠征軍三萬人。由熱河進攻多倫。張作霖尙恐兵力不足。令程春萬福麟兩部騎兵歸吳指揮。並撥飛虎隊飛機隨征。然此路山路崎嶇。沿途荒漠。能否利於行軍。未可知也。



關委會員楊永泰

▲關稅會議。關稅會議。各國代表商定。只依華會協定。先辦二五附稅。至新關率。請各省混戰。厘金萬不能裁。即協定亦無法實行。故擬即通

知中政府。依華會協定普通品加二五。奢侈品加五成。將自九月一日起實行二五加稅。約每年增收三千五百萬。以一千萬補助裁厘。一千萬政費。餘整理無担保外債。各代表藉口回國避暑。俟秋涼再來。顏惠慶願維鈞正挽留。而顏願亦大勢將不再爭。但求二·五附稅實行有期。即將指抵借款。日來已在秘密接洽之中。故美政府雖告施使。謂關會並非辦二五稅即閉會。一方先實行二五。一方當仍進行關稅自主諸種工作。新稅率仍有商量餘地。然不過表面敷衍。無裨實際。二十九日晚。關會華委員開會。顏惠慶、王寵惠、楊永泰、梁士詒到會。討論前日顏等所擬二五加稅提案。第一步照華會議定範圍。在暑假前內閣成立時向外交委員會提出。第二步一二五加稅。俟暑假後再提。但三十日晨梁士詒回津。對于關會二五附加稅案。認顏等退讓過度。不甚滿意。而顏惠慶不但將草率結束關會。且傳聞並將在極短期間。秘密解決五卅案。為外國承認顏閱條件。果爾。則真喪心病狂之至矣。

▲滬麻交涉。收回滬麻案。上海就地交涉二十一日開始後。丁文江許沅與英美日三領事數度交換意見。五卅前迄未有具體解決辦法。蓋領團最多祇允交還民事部分。而我方則堅主刑事毋須陪審也。二十七日外部電蘇常局孫傳芳陳陶遺。略謂部與各使委員。會議收回滬麻。彼方對監獄仍主歸工部局管理。惟期適合中國法令。或將罪犯送租界外監禁。或將輕微罪犯由租界監禁。其無領判權國民事被告可不陪審。華人刑事仍用陪審。我方堅持原議。聞滬已開議。希查報。又美委言滬領報告。惟輿論對刑事不堅持收回。盼轉飭注意。刑事會審觀審。於約無礙。萬勿放鬆云云。即此可見雙方交涉爭點之所在。固無論在京與在滬也。

▲英國庚款。英庚款委員會二十五日在津發表二次宣言。略謂建議

之大端凡四。(一)在中國設立庚款董事會。管理此款。(二)董事會成立時。現有諮詢委員會即解散。(三)董事會有全權隨時決定將庚款使用於教育及其他用途。並辦理永久基金之投資。(四)每年終董事會應將本年度庚款收支作一報告。送呈中英兩國政府各一份。然上述建議將使英國國會原案有修正之必要。故須得英國國會之同意。英外交大臣之批准。方可有效云。

▲中俄會議。關係中東鐵路問題之奉俄會議。自開會以來。僅商議數次。未涉及中心問題。俄國薩烏蘭夫氏二十八日突然由奉回哈爾濱。會議乃成停頓狀態。據薩氏語人。謂俄國意見以為俄國之自治參加權。居住權、營業權、職業組合教育問題等之根本問題。若不整理就緒。終必為將來中俄糾葛之種子。故主張須將此等問題先行解決。而中國方面但主張解決關於中東鐵路問題之財政及土地問題。云。中俄之爭點。於此可見也。

▲粵省政局。廣州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既閉幕。即續開常務委員會。通過發表對時局宣言。謂國民政府成立未久。基礎既固。敵人散佈謠言。謂本黨為共產主義之集團。構成多數黨員對內之疑慮。本屆中委會認為必須明示本黨。不讓軍閥等利用反共口號摧殘。一致接受整理黨務案。消滅懷疑。團結革命分子。與反動派等戰鬪云云。二十八日通告全國國民。謂國民黨團結參加革命運動。如旁觀懷疑。實為改造障礙云云。此項宣言。蓋所以明示國民政府今後之態度也。中央黨部常務委員會議決。蔣中正組織部長。顧孟餘代宣傳部長。甘乃光農林部長。又青年部長有任邵元冲說。三十一日國民政府下令。公布八事。(一)煤油專賣即取消。(二)省港罷工應早解決。着外部迅速接洽。(三)礦產

安民計劃已定限一月肅清河道兩月肅清全省(四)組織勞資仲裁機關(五)凡人民團體不得擅用武力(六)官吏違法貪污應由人民陳訴監察院嚴辦(七)亂黨造謠謀亂按軍法懲治(八)整飭教育確定經費築路開港迅速進行令下後羣情歡躍

▲粵桂北伐 粵省北伐軍大隊已抵韶關。俟兵站組竣。即入湘。朱培德兼北伐兵站總監。國民政府擬任蔣為北伐總指揮。譚留守省城。陳銘樞任援湘先遣隊司令。其計劃則援湘攻贛。決並行。以第一第五第六各軍抽調一部。約萬餘人。為攻贛主力軍。兩路入贛。一由南始過大庾。二由和平連平向虔南定南進攻。近日各軍陸續出發。何應欽有任指揮說。贛南蠡池生擒如軒。近日亦增兵大庾嶺防粵。一說蔣介石對北伐。主以全力攻湘。鄂侯下長沙後。移兵東向。牽制贛省。將任程潛援湘總指揮。陳銘樞饒大鈞左右路指揮。定一日誓師。南北戰機。蓋已一觸即發矣。

▲湘省戰事 湘省唐生智自得桂軍援助。攻佔寶慶永豐兩縣。而後本可進取湘潭長沙。但葉開鑫內則求助於賀耀祖之護湘軍。外則乞援於鄂軍贛軍。故二十二日後。護湘軍第一二兩師。由甯鄉繞攻湘鄉。將鄒兩部同時亦沿汽車路向湘鄉進攻。謝文炳親赴黃岡督戰。向新市前進。謝部二十三日佔攸縣。西路護湘軍同日晚克復湘鄉。唐乃向水豐衡州退。葉軍兩團進駐虞塘。向永豐進展。將勳歐克復花市。唐軍又分向護湘關衡山退却。葉軍更有克永豐說。護湘軍一二兩師。乃由甯鄉經姜畬會攻衡山。葉軍東路越攸縣。向衡州進展。衡山三面受逼。鄒部由渣江護湘軍由洪羅廟攻衡州。二十九日蔣勳歐部克復衡山。向豐州河前進。鄒鵬振鄭鴻海改由南岳後山進攻衡陽。唐軍劉旅退守東湖。唐生智乃電葉賀表示願下野。請停戰議和。迎趙回任。葉賀尚不允許。蓋粵桂北伐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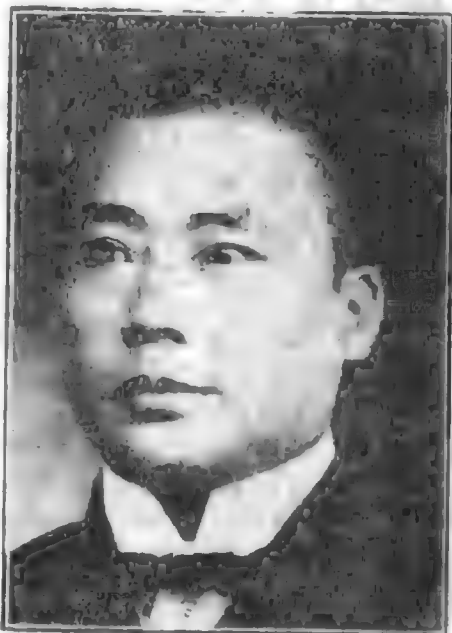
兵遲滯。唐軍當然寡不敵衆也。

▲東南大局 自孫傳芳游杭滬。外間已料東南大局又將另有發展。未幾而張宗昌撤退直省前線魯軍。回防魯南。未幾而有孫傳芳調兵赴徐會剿魯匪之說。張宗昌則忽電召馬玉仁舊部旅長顧敦揚赴魯。將使其召集蘇省淮海一帶馬之舊部。編練成軍。向蘇省內地勦匪。而二十二日通電又宣言部署魯省內政。粗有就緒。再行北上督師。換言之。即表示魯事為先。而攻國民軍為後。褚玉璞且僕僕奉津濟南之間。徐源泉所部業已全行撤駐津浦沿線。有所呼應。其時適北方有新直系醞釀之風聲。而南方之粵。則與孫氏又信使往還。於是東南盟主之孫傳芳。已成為未來時局之中心人物。孫氏於二十五六日函浙方要人。謂奉方密派多人南下。故事挑撥。五省軍民長官。防微杜漸。如查有離間破壞。在所必除。云其欲團結五省以對外。可以想見。據孫氏代表陳謨士氏歸滬語。蔣介石對孫表示極好。深信孫與粵政府間之感情。當能保持。孫氏曾有電致粵。認湘戰事為湘省內部問題。絕對恪守中立。至此。次國民政府出兵援湘。實為自衛。無所謂北伐。孫氏亦能諒解。則孫氏對南當不致破臉。對於北方。則二十八日孫氏對日本記者否認謠傳。謂近日盛傳張宗昌軍將在徐州與我軍衝突。又傳靳雲鶚將與予攜手驅張出魯。皆係謠言。絕不足信。且果攻山東。亦無組織四省聯軍之必要。然孫又謂中國非統一不可。予將以東南門羅主義漸次施及全國。可見其所志蓋不小也。

▲川陝局面 川省楊森之戰。已有結果。楊森軍隊於二十一日佔據重慶。劉湘軍在重慶之北。相距二十里。楊劉合作驅袁。市慶陷後。袁祖銘軍向西而走。另一說。十九日晚。重慶黔軍全部讓江北。光向南岸總引退。部隊過多。繼續渡河。川軍二十日無入城。是午袁祖銘率官佐退。臨行通電。

外觀大勢。內審近情。決計出川。本日雖渝。部下陸續退出川境。聞南岸黔軍准二十五日退盡。向綦江開去矣。吳佩孚臨行時。在漢發表。鄧錫侯川督辦。田頌堯幫辦。楊森省長。袁祖銘滇黔邊防督辦。不知其有否效力耳。

吳佩孚所任之川督辦鄧錫侯



鄧錫侯

陝戰局面。前傳劉鎮華已入西安。實則劉鎮華鎮嵩軍不僅未進城。且未

進關。西安重圍甚堅。劉分三路進攻。中路麻振武。北路張保傑。南路王振梁發魁。現僅中南兩路進迫三原耳。

▲五卅紀念。慘痛之五卅紀念。上海各界已於沈痛悲壯中渡之。是日上午三處舉行紀念大會。到會羣衆五六萬人。下午工學羣衆齊赴租界演說。租界當局雖以水龍驅散羣衆。並捕去多人。但未開槍。尙無不幸事件發生。北京方面。五卅禁止開會。派警深注意學生行動。警廳並解散學生聯合總會。各校以軍警監視。三十日晨。僅在國魂社開紀念會。散後分途演講。被捕者十餘人。次日始釋。其他各通都大邑。對於五卅慘案。均有紀念表示云。

中國路政界唯一之出版品

道路月刊

歡迎投稿

提倡道路建設 報告實施狀況 介紹交通促進 治路知識進步

每月一冊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研究路政市政者不可不讀▶
◀籌辦長途汽車政者更須參攷▶

●總發行所● 上海霞飛路中華全國道路建設協會
●發售處● 中華書局 商印務書館均代售

蕭嫻寫字

聯四尺六元 每加一尺加二元 堂幅四尺六元 每加一尺加二元 屏幅四尺三元 每加一尺加一元 榜書每幅二元 扇面冊頁題簽均二元 石章每字一元五角 墨費加一餘詳潤例 收件處上海霞飛路道路月刊編輯部及各處扇莊

曲譜續

二 北

吳公鄧德衡十美詞紀云。沙才者。金陵歌院伎。家桃葉渡。風致淡雅。工詩。余赴南園。會至其室。見其小軒中。位置花石。几上有評唐詩及花間集。丹黃雜采。不忍釋手。後徙至蘇寓虎邱山塘。常以閨門雲。以箋裁斗方。吟小令。作蠅頭楷。贈余索和。余取宣德紙。以硃硃研粉。研光賦詞。一半兒十首。答之。喜其藏之金陵紫檀細盒中。每見出以示余。吟咏不置。余家每有小災。必招之。彼必辭他客而來。後金陵院樂中有侵其舊居者。姥載女歸。故此遂不復至。蘇矣云云。原詞一半兒不載。友人程賀亭得舊家散出昭代叢書初印殘卷。十美詞紀此節後。有小字書一半兒十首。不知是傳錄賈衡原作。抑好事者因詞紀語而補撰也。諸詞聯章。雖不免拉雜。亦頗有風趣。特假賀亭書。以原序錄之。一。碧羅衫子。碧羅花。碧樹門前。碧玉家小。婢詩囊負。碧紗碧油車。一半兒風流。一半兒雅。一。閨門雲。小箋香秀句。裁成索和。忙款款。依人問短長。細推詳。一半兒吟哦。一半兒想。一。燭明香。燭池烘。隱語撩人意。未通斜展秋波。一笑濃。假裝。一半兒糊塗。一半兒懂。一。水晶簾底看真真。戲把烏雲問一聲。可否親裁。贈與人。笑回君。一半兒心疼。一半兒肯。一。小名兒題的不爭。差準擬。前生就像他。祇問因何。却姓沙。怪婢媽。一半兒嬌。一半兒耍。一。掌文石。一盆松。一架芳屏。一座籠。一卷花間月。旦工粉。疎濃。一半兒於嚴。一半兒寵。一。小心兒。一顆似櫻桃。小肉兒。鮮紅小柄兒。高小核兒。當中暗暗的。包剖開。瞧一半兒玲瓏。

一半兒皎。一。山塘涼。月照人多。一。自卿來。似著魔。夜夜清光。不肯。煙。眼頻。一。半兒迎人。一半兒躲。一。秦淮水。膩。橋聲遲。記得河房掠過時。隱約。回眸一笑。我透相思。一半兒窗紗。一半兒紙。一。筵前苦爲我辭樽。祇道身軀弱。不勝若謝看承。分轉牛。俏恩情。一半兒推辭。一半兒領。一。張端義評易安詞。謂以尋常語度入音律。爲不可及。又謂鍊句精巧。易平淡。入調難。彭孫謫亦謂易安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論易安長處。確在真切而本色。字句儘管流利。而意趣仍極婉約。固非蘇辛。亦非周秦。後主而後。一人而已。余謂易安詞境。有許多適可爲詞曲境界通轉之處。蓋如令曲一半兒等調。短小軟媚。不合于奇情壯采。則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少著俳體。最爲常行。足與唐人絕句。宋人小詞。同入化境。茲錄十首。尙未能鑒于此也。

賈衡詞紀又云。李蓮。吳門妓也。姿色纖麗。少有渴病。年十九。以患熱不出見。常以小札招呂湘烟及余。至其家。蓮靚粧豔服。迎坐小軒。設有饌。精美。行酒政。遞花催板。竟夜無倦容。撥弦索唱。西廂草橋驚夢。歌徹首尾。宛轉。劉亮媽憐惜。不使之畢。而蓮不顧也。是歲秋。復招我二人。見其面龐消瘦。香腮印紅。仍具酒垂泣而言曰。我病已久。向之與君。盡歡者。勉力以報知。心故不覺其憊也。今則不能矣。請君一訣。幸毋悲切。於是取絃索歌新水令。闋氣短而止。持袂嗚咽。不勝逾數日。逝矣。予作招商曲以挽之云云。所寫蓮之爲人。豪爽嫵媚可愛。招商曲如何。恨不得讀矣。錢塘汪惟憲子宜之積山雜記。載沈玉亮字瑞岑。亦字亦村。武康諸生。于詩古文外。兼長譜曲。與錢塘洪昉思齊名。洪傳而沈不傳。有不幸矣。沈屢困場屋。有鍾馗嚇鬼曲子。末云。一。不然俺家在終南。怎不曉得那徑兒捷。一。子宜以爲此語巧妙自然。然不紀其全曲。不得與坦園題圖之

作一較長短殊令人悵悶也。

吳江沈曰。霖。芳。有。晉。人。塵。壬。申。開。科。借。歲。試。作。科。舉。級。芳。不。錄。憤。懣。無。聊。作。等。第。黃。鸞。兒。自。娛。自。謂。較。之。前。人。駐。雲。飛。一。曲。或。不。多。讓。然。余。視。其。作。殊。不。如。前。所。轉。錄。之。吳。復。庵。駐。雲。飛。惟。末。一。闕。云。六。等。一。身。輕。出。雙。門。做。白。丁。毫。無。掛。欠。真。乾。淨。脫。除。破。巾。丟。開。本。解。下。回。歲。考。無。須。閱。寫。銘。旌。皇。清。待。贈。原。任。邑。庠。生。則。挖。苦。殊。刻。此。所。寫。正。清。初。情。形。也。若。顧。公。變。消。夏。閑。記。云。明。季。歲。考。恭。嚴。四。等。者。用。朴。作。教。五。等。罰。爲。吏。剪。去。巾。飄。帶。六。等。挑。紅。糞。桶。出。署。褫。去。衣。衿。謂。之。歸。農。夫。紅。糞。桶。著。肩。殆。難。以。言。一。身。輕。矣。雖。資。笑。謔。亦。見。兩。代。制。度。之。遷。變。

明人有號騎蝶軒者。選輯南卷一詞一曲。不出姚小波。余壬公伍灌夫。張葦如等六七人之作。同一弊在扶穿詞曲界限而混和出之。終也詞不成。詞曲不成。曲在曲則更嫌其滯塞晦昧。毫無疎宕馳驟之趣。六七人中。張葦如作爲較警策。有哀蛩吟。二犯桂枝香。四首寒蟬云。頽楊秋實。餘炎煞總不消幾撥絲桐。驚散書香清供。彎弓心機使盡。枯殼空疎狂反。罌羅網中又誰分。噫。與。聲。名。已。破。何。須。捕。風。輪。頓。勁。何。堪。臂。攻。絕。續。西。陽。下。加。餐。白。露。濃。一。所。謂。秋。實。煞。總。非。晦。昧。而。何。聲。名。四。句。在。本。詞。爲。凝。鍊。若。視。曲。中。本。色。之。奔。騰。放。逸。者。又。非。滯。塞。而。何。葦。如。更。有。黃。鸞。兒。寒。食。雨。中。六。景。杏。花。云。一。簾。色。上。花。妖。鬧。春。心。燕。子。腰。彎。描。淺。掠。多。般。俏。要。蕭。郎。路。口。招。趕。吳。媽。馬。上。抄。酒。魂。騰。飛。出。相。思。表。雨。纒。纒。懨。懨。脂。粉。和。淚。剪。兒。曹。一。亦。不。脫。習。氣。然。此。二。調。雖。無。章。尙。有。句。餘。則。益。難。以。言。矣。故。錄。別。之。情。願。一。書。未。見。著。錄。如。脈。望。館。千。頃。堂。也。是。園。諸。目。均。列。曲。本。甚。多。者。亦。闕。然。無。名。殆。以。其。書。陋。當。時。即。不。通。行。歟。

黃梨洲用舊錄內。有度曲佳話兩則。附記於此。其一爲馮家顧事。馮字吉

人。長於度曲。喪亂之際。結爲歌社。時慈人陳謨。以無賴委署寧紹道。好作聲勢。恐嚇鄉里。吉人演劇。登場實白曰。黃和尙有收親日。豈可人無得意時。莫羨陳謨今日貴。他年情事有誰知。謨聞之大怒。以他事拂吉人下獄。獄吏待之頗慢。吉人即高唱西樓記中。怪相逢款待疎。一套曼聲按拍。聞者無不絕倒。唱者亦初不知其身任囹圄患難中也。然其人每一與梨洲對晤。殆無非新亭之淚云。其一爲錢美恭事。見董守諭次公條。美恭父士驥。仕滇中。不返。美恭演尋親記。哀動場外路人次公指謂梨洲云。其父固與劇中相類。顧忍而爲此歟。後美公有感。決志入滇尋父。而身無一錢。乃懷鼓板一副。一路於市鎮中度曲。得錢以往。卒迎父柩而還。想其一路所度。當亦不免昔時哀動路人之尋親記中曲。則身處劇中之境。即唱劇中之曲。以竟劇中之志。觀於此度曲一事。豈止嬉娛已哉。

思舊錄云。史槃字叔考。徐文長之門人。其書畫刻畫文長。即文長亦不能辨其非己作也。長於填詞。如鷓鴣。合紗。金丸。夢。諸院本。皆盛行於世。余十四歲時。於黃泥橋諸氏園中見之。鬚髮皓然。年蓋九十餘矣。云云。按叔考所撰傳奇。知者有十三種。除梨洲所舉外。尙有櫻桃。雙鷺。雙鳳。瓊花。青蟬。雙梅。檀扇。梵書。冬香。九記。又墨慈齋訂本傳奇內。有史槃雙九記一種。茲梨洲作金丸。金丸乃明姚茂良撰。演袍裝盒事。恐梨洲誤也。王氏曲錄列叔考傳奇僅二種。散曲集名齒雪餘香。亦所不載。餘香書罕觀。文字有清利俊爽。允稱集名者。迥非情韻中諸公之晦澀比也。如醉羅歌曰。一難道難道丟開罷。提起從起淚如麻。欲訴相思抱琵琶。手軟彈不下一腔恩愛。秋潮捲沙。百年夫婦春風落花耳。邊廂枉說盡了從良話。他人難靠我。見已差虎狼也。狠不過這冤家。蓋此一體文字。非如此一觸見痕。一鞭見血。傾筐倒篋而出不可。若吞吞吐吐。讀之令人沉悶。則何有於曲。故當行曲家下筆總須具有辣手。

南京之行 (下)

慎予

遊之遊

君企房作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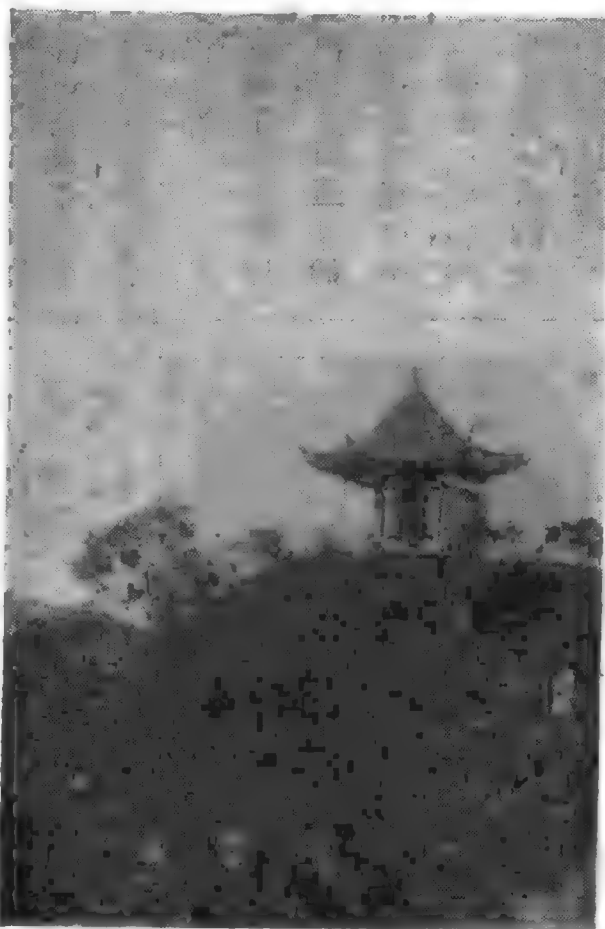
出東大農場時已過午，秉文客氣的很，早已在南京商店備飯，約二十分鐘而到。南京商店也彷彿是一月百貨商店，規模不大，但貨物的種類也不算少。

這天天氣晴好，不過太陽的威風，也已經不是前兩天可比，坐在車中，用勁的和他抵抗，然而額上已有些汗了。蹄聲答答，過鐘鼓樓，

大概算得是南京城裏的先施、永安。我們揀了大廳坐下，在農場裏跑了一轉，飽嘗烈日滋味，混身發燥，各人喝了一兩杯汽水，熱氣消，大家高談闊論，津津有味。

亭

杯盤陳列既完，



燕磯山樓

相將入座，狼吞虎咽，不二十分鐘而畢。

一到南京，常聽秉文說：「燕子磯不可不去。」飯畢以後，預定的是到燕子磯去遊玩。

馬車早已在門口等候着，秉文有事，託江

(汪英賓攝)

好容易到了神策門的車站，過天橋，馬夫說，非下車不行，我們幾天少睡，委實懶得很，強而後行，走過了天橋，回頭一望，其餘的兩輛馬車，人兒安穩坐着，却也行所無事的和我們一樣的

過了天橋，馬夫真和我們惡作劇嗎。從神策門車站過去，走了好一回，才出神策門，途中見金陵大學校舍，宮殿式的房屋，繞以優美的園林，我們不能不嘆做學生實在好比做神仙。

從南京商店到神策門，已足足費了一個鐘頭，我已經十分佩服南京城的寬大，由神策門到燕子磯，一間却還有二十多里，時候已經快三點鐘，沿途荒涼，還要回來，心裏委實着急。

英賓對馬夫說：「可以走得燥一點嗎？」

馬夫老實回答說：「不行。」面孔還着實正經，當時我和英賓都覺得這馬夫太倔強，英賓便再和他說：「你便說行又怎麼樣？」他却舊說「不行。」「不行老實說不行。」面孔依舊很正

經。我們知道此人不可理喻，英賓說非變換外交手段不可，馬上從身邊摸出一根香烟，直送上去，那位馬夫顏色稍霽，馬也跟着跑的快了不少。然而一路去都是小路，有的兩旁還是小河，越跑的快，心中越是惴惴，聽說講聲變

個人坐的馬車，幾乎倒在河裏，幸虧馬夫本事不少，懸崖勒馬，總算沒有鬧出笑話。儘跑儘不到，氣悶得很。祇勉強容得一輛馬車走的路，如果對面也來了一輛車，進退維谷，有實爲難。事有湊巧，狹路相逢，前面來了三輛車子，車中坐了幾個女學生，都熱汗涔涔，相倚作睡，也見得長途的困倦。費了多少力，總算在一家農舍的草場前勉強過去。

由此到山麓，祇有四五里，驕了心中頗以爲喜，但是一面又聽說，車到山麓，還有三里的山路要走，却又不免怏怏，兩腳發軟，實在已不能走了。在此三四里中，兩旁桑樹成林，桑子已熟，作紅褐色，充實而有光，很惹起人的饕餮，英賓立車上，舉手折之，桑子盡落地，毫無所獲，滿手染成紅褐色，乃下車，站道旁採之，吃了不少，結果，嘴唇變色，喉嚨作啞，損失倒不在小。既抵山麓，相偕下車，山峻削，僂僂而上，上有亭，亭上掛着一塊木牌，寫着：「到此下車，昨天有一馬夫在此跌死。」由亭下行，平坦與曠野無異，不過兩面石壁峭立，另有世界。前面有三百步長的一條街，店舖都簡陋的很。轉一個灣，到了燕子磯麓，山下有一個私立學校，據競民說辦理得很好，本想進去參觀，後來

衆意以爲不如一鼓而登，免得醒了反覺吃力，拾級而登，兩旁有小學生所植的學林，井然有條，生氣勃然，足見學校精神的一斑。

燕子磯實不甚高，約百步便登其巔。山上有亭，有乾隆御筆的碑文（或者是康熙，我已記不清楚）。天氣實在熱的很，我們卸了

佛



在燕子磯頭台中

（汪英賓攝）

江隔江之間，一片沙地，都作綠色，無樹木，無房屋，如平鋪的綠茵，和湖色的天空相映照，多麼美麗而調和啊。論燕子磯的風景，實在不過如此，以山巖的峻削突兀，遠不及紹興的柯巖，然而登臨其地，胸襟的擴大，氣象的雄偉，却爲他處所不及。

英賓替我們擔了一影，競民足

力甚弱，到了這個時候，纔珊珊而來，我們見他來，便相將要去，他很覺失望，我們說，惟其你來，所以要去，這真是有意惡作劇，競民見大家已行，也祇得勉強再走。沿江十二洞，是燕子磯的勝景，劍侯英賓很提倡去，一騙，我却已無此勇氣，不過贊成去的人多，也祇得黑首是瞻。下了燕

長衣，再由亭向前去，峻削而下，約三十步而抵江邊，有奇石三五，峭立江上，坐在石上，俯視江水，魂魄爲之震蕩，我說，要教頑石有靈，如果開個玩笑，有意低一低頭，那真教人受不了，即不跌死，也要嚇死。山石上，有白點無數，形如燕子，據劍侯說，這是燕子磯得名的由來。舉目遠矚，但見隔江如帶，遠望長江，正像一條線，長

沿江陌行，漸見山脈蜿蜒，前面是一個廟，我們便走上去。有和尚笑顏出迎，他領導我們到廟旁巖邊，用竹竿撐着巖上懸着的一尺多長的鐵鍊，說就是鐵索繫孤舟的古蹟。廟前一片稻田，離江約有半里之遙，聽說以前廟前就是長江，滄海桑田，這本不算希奇，不過我想這一個鐵索，也等于杭州的濟顛僧運木古井罷了。

看罷，人太倦了，和尚便引我們到一個閣上去小憩，茶，瓜子，糕餅，應有盡有。啜茗以後，困倦不減，劍侯等很勇猛的還想往前去，便問和尚所謂十二洞者究竟景物如何，和尚說：「沿江十二洞，是向來有名的，一處有一處的風景，都不一樣，如果高興的人，去玩一趟倒是很好的，如果嫌吃力，不去也好。」我想，他的話真是圓到，大概「話即是空，空即是話」罷。劍侯等要去，我們決定在此休息，約定五點鐘會齊一同回去。

他們去了，留着我和譚聲雨軒三人。閒困而無聊，譚聲乃集機為床，倒身而臥。我在室內踱着，看看壁間書畫，內中有包世傑題的兩句字，是「一木已足擎天，繫舟何用鐵索。」據和尚說，包君常來此地遊玩。書畫看完，見雨軒已仿譚聲辦法而臥，我無聊，也照着辦。一室二人，闐然無聲，但聞隔壁誦經之聲，催人入眠。三人都做了夢了，一醒醒來，一看時計已五點多鐘，而劍侯等還不到，約半小時，陸續而來。於是登車而回，天色已暝，涼風徐來，困乏蘇醒了不少。

□ 旅伴 □

是晚在素食同緣社晚餐，房屋寬大，係官產清理處之物，為蔣竹莊等所組織，半營業性質，器具書畫，都極精雅，菜亦甚好，較上海的功德林是毫無愧色。

■ 蠶桑試驗場

十八日，是東南大學農科和中國合衆蠶由漢西門至大勝關之舟中



(汪英賓攝)

桑改良會合辦的蠶桑試驗場奠基的日子，邀各界去參觀。試驗場在太平門外，預定的奠基時間，是十一點鐘，我們約莫十點鐘動身，途中經過聯軍總司令部，氣象着實宏敞，出太平門，約一里之遙而達。

試驗場的面積，約莫有一百六十多畝，當

中搭着一個很大的草棚，陳設桌椅，懸掛圖表，是來賓休息之所。另外，有二所平房，是養蠶室，一所樓房，是上簇室。由場中執事葛敬中等，逐一引導我們去參觀，葛君先戒我們勿吃烟，因為蠶最怕是烟味，一聞到烟，沒有不僵，其次像花露水香水這類香氣，也很有妨礙。先進原種養蠶室，職員大都係雇傭鄉中男女，分六組，每組育蠶四兩，他們的目的，不在售繭，而在播種，設法把蠶種改良好了，再分發到四鄉去，照現在的成績，每年製種約五十餘萬蛾，平均發出蠶子大約有三萬張。原種室的佈置，和我們鄉間舊式的育蠶法，沒有十分兩樣，據我觀察所得，他的特點是：(一)房屋的建築是特殊的，雖不高，而寬大的很；(二)窗門上都用鐵紗罩着，所以窗門雖多，空氣很流通，而蚊蠅之屬，不易侵入；(三)室內有寒暑表，隨時可以設法使得適當的溫度；(四)蠶室雖四面空曠，而光線不過於強烈。便是植物，也且因種植地的適宜與否，而異其成長的結果，何況動物，如此加意的求適合於蠶的生活，自然比舊式的養蠶效果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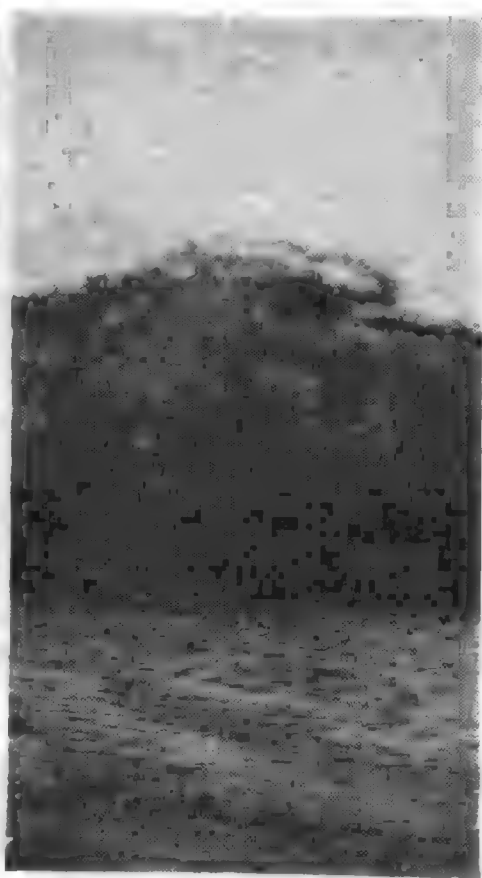
原種部參觀畢，再往選種室。選種部的目的，是去劣存良，使蠶的種子十分強健，才不

致受惡遺傳的影響。他的方法，是搜各地方的蠶種，同時孵育，再看他上簇的遲早，繭的硬度，絲的光澤，并且用顯微鏡檢查，竟有無微生蟲寄附着，然後定優劣而別去取。據說，已經經過改良而最有效果的，要算「諸桂坤」這一種蠶，不但體質強健，疾病極少，并且產量豐富，是為別的蠶種所不及，現在鄉民來買的要算這個種類最多。諸桂坤的改良，雖已有相當結果，但是他們對於選種的試驗，却仍猛進不懈，目下搜集的種類在養育中，聽說有三十餘種，將來或者有更優於諸桂坤的，也未可知。

環境，影響於生活的力量是很偉大，所以他們除了慎重選種以外，還作種種的試驗，這純粹是科學的研究了。目下正在試驗中的，大概有兩種：（一）顏色的試驗，就是把同樣的一種蠶，分別養在幾個匣子裏，這些匣子外面遮着紅、黃、藍、黑、綠種種不同的顏色，因為顏色的不同，成長的遲速和繭的優劣，已經很有不同的成績，不過這種試驗，內容很複雜，一時還不能有具體的報告；（二）噴水試驗，蠶的體否需有適宜的水量，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據舊式養蠶的習慣，照例要把桑葉上的水分

拭得乾燥，以為水分是不適於蠶的成長，但是據他們試驗的結果，事實却不如此，他們每天拿清水盪漬以適量的水分，結果蠶的成長很快，并且做成的繭也特別的大，絲質也很好，據說這種試驗，已有二年，結果都相同，現在為慎重起見，再作一度試驗，如果答案相同，便可向社會公布了，據我們用常識推想，祇要是

用的，不過四寸至五寸。還有不同的，舊式習慣，每由人力把已成熟的蠶，送到簇上，他們却豎在上面，待已成熟的蠶，自己爬上去作繭，繭的硬度，要比較的好，可是多數中國種的蠶，都不肯自己往上爬，非用人力送上去不可，難道中國的蠶也特別懶惰些嗎，實在是相沿已經成習了。



鬼臉城

（石頭城之一部。紀事見九期本報。汪英實攝）

生機的東西，無論植物動物，那一樣不需要適宜的水分，蠶是動物，又何能例外。

「簇室，在一座樓上，分前後兩間。早蠶都早已上簇，簇上已是一片白球似的繭子了。簇的製造，和我們家鄉的舊法相似，都拿稻草紮成一束，旋之成叉形，不過我們鄉間所用簇的高度，在一尺以上至兩尺之間，而這裏所

參觀既完，乃在草棚內小憩。棚內有陳列的各種圖表，都瀏覽一過；後而有繅絲機兩部，一新一舊，新機是試驗場發明的，繅成的絲，條子要勻淨的多，將來預備推廣出售，每座價在十元以上。

連日跑得吃力，愈坐愈覺疲乏，這時已任十一時半，而省長陳陶怡君尚不來，無聊之中，有意無意的聽着今晨蠶桑改良會會長法人某君的談論，他用法國音的英國語說，旁邊有人翻成華語，他自稱是最初販中國絲銷到歐美的人，并且於中國絲的弱點，指斥無遺，結論說中國絲業如果不設法改良，長此墮落，實在和國家體面有關，從外國人口裏說出這樣過分誠懇的話，倒使人毛骨悚然，汗顏無地。某君講

畢，一鞠躬而出，正好象一個非正式演講會的終了，我們得參預此偉大的演講會，也是幸事。實在講來，中國蠶蠶的確要算最早，現在倒反退步遠不如人，像意大利法蘭西日本蠶絲業的突飛實和驚人，最大的原因，是在中國太缺少了蠶業的教育，我很盼望東大農科肯担起肩仔做改良中國蠶業的大本營。

陳陶怡君還不來，閒着無事，再由職員王君伴我們參觀桑園，栽桑面積大約有一百畝，有桑兩萬八千多株，另有桑苗圃五十畝，每年植苗十幾萬株，經過栽桑專家檢察以後，去劣留良，散給農民。據說中國的蠶桑事業，着實有推廣的可能。便拿江蘇一省而論，氣候土壤，都很適宜，如果能設提倡種桑，每縣拿三千戶計算，每戶種湖桑三百株，一共可以有九十萬株；五年以後，每株平均採桑十五斤，一總就有一千三百五十萬斤；照每錢蠶蠶需桑葉三百斤計算，可以足夠養蠶蠶四千五百兩；每錢蠶蠶約收鮮繭十四斤，共得六十二萬斤；每斤鮮繭出絲一兩四錢，合得八十八萬二千兩；每担生絲，計重一千六百兩，一總便可得五百五十二担；每担生絲的價值，就拿二千元計算，五百多担便可有一百十萬多的代價。一縣如

此，全江蘇六十縣，不是很大的利源嗎。

園藝部也就在桑園旁邊，因為時候不湊巧，樹上很少雜果，否則，按着果園是祇准吃不許拿的慣例，倒可大嚼一下。果園的當中，有三道深溝，深而且闊，聽說本來有三里多長，是長髮賊時代隨地攻南京的遺蹟，現在有些



孟芳圖書館之外觀

地方，因為種種關係已經填沒了。果園前面，即太平門，也就是天保城，城旁山上有亭，就是光復時浙軍陣亡將士紀功碑所在，一眼望過去，似乎不十分遠，但據王君說，也有四里多的山路，因為山勢峻削，似近實遠。出果園，路旁有墳隆然起於地上，四周連樹木花草一些

也沒有，正像一個癩痢頭，王君說，這是國一年，駐留韓兵譁變，幾百個兵，一起被槍斃，葬於此地，啊，不說明，誰知道這樣一個小小的高邱之下，埋着幾百個人的枯骨呢。

汽車的喇叭聲，報領省長到了，我們慢慢地踱回去。陳君手持司的克，不時以左手摸着八字式的鬍子，肩微向上，在場的全部走了一轉。最後大家一夥兒走到新屋奠基的所在，勘視一週，攝了影，陳君坐着汽車先鳴鳴而去。

下關之印象

秉文連日招待，已使我們感激萬分，這天（十八）中午，還要正式的設宴歡迎我們，在蠶桑試驗場已先送了請帖。趕到東大，已伏一點鐘，座設梅庵，梅庵者是書家李梅庵（清道人）的紀念建築，實在梅庵的本身建築倒不過一座算得寬敞的平房，而四面的園林，真使我羨慕煞，綠陰叢中，正有男女學生坐着念書，這樣優美的環境，真是讀書的聖地。賓客既集，紛紛入座，賓主酬和，應有盡有，秉文有要事，託葛君敬中代表說了許多客氣話。

宴畢，東大政治經濟系學會又開茶會歡迎，他們的意思是很誠懇，我們却很慚愧缺少

專門的研究，但是主席陳耀東君的話，有一句是使我很深的印象，就是說他們研究中國的政治不是就想做官，我覺得中國政治的壞，具有做官的人，而沒有站在冷靜地位來研究政治問題的人，似乎政治和做官就是一事，這種觀念印在青年心中，尤其像不可救藥的肺癆病。散會後，承陳君軼凡等之招，本想仔細參觀東大內部，但是陰霾四合，狀極可怖，我們祇很快的在體育館孟芳圖書館等處走了一遭，孟芳圖書館的建築很新式，建築費十五萬，是齊魯元之父齊孟芳所捐，內部藏書很不少，以農業、教育兩類為多，理科書籍，因口字房的失火，損失不小，從圖書館出來，已經大雨，我們要參觀附屬中學，祇得作罷。上馬車，囑咐車夫直到下關，和我同車的是競民劍侯，半途，競民劍侯以尚有私事，均下車。車中一人，雖寬舒，也覺無聊。

在下關的旅舍，已由江君企房先為勘定瀛洲旅館。瀛洲正在江邊，我到的最早，而我到的有沐伯雨軒。我們選的房間是在二層樓，面江而望，似上海之黃浦灘，有商輪，有淺水兵艦，星羅棋布，時當雨後，江面空氣濕而重，好像起了濃霧。

雨既霽，街上電燈已半亮半暗了——南京的電燈，實在糟的很，我和沐伯到街上去走一轉，我買了幾十塊南京豆腐乾，沐伯替他的朋友，代買了一隻油雞，這算是我們到了南京以後的一些證物，除此，走遍了街頭，實在沒有別的特別土產可買。回到旅舍，謔聲敬五等

長江風帆



(攝賓英汪)

也都買了些。

下關的旅館，實在是更糟了，我們到的時候，還不過五點鐘，瀛洲旅館是三層樓，在這樣早的時光，二層樓的欄杆上，已三五成羣的站着抹粉塗脂的女子，伊們見了我們，先指手劃腳的講着，已使人感覺不安。據茶房說，二層樓上，便是妓館，便是瀛洲一家，已有三四十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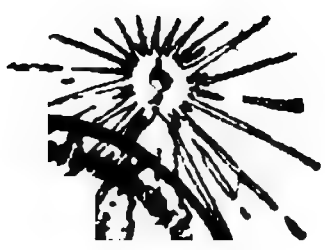
下關的旅館都是如此，花園飯店要算下關獨一無二的大旅館了，但也不免如此。

連日不能安眠，人極困倦，但是旅館的設備實在太醜陋，臭虫遍地，尤其睡不安穩，大家祇得坐着閒談。到了兩點鐘，實在不能維持了，於是各想各的法，謔聲劍侯先在牀上睡着，我也揀中間的沙發和衣躺着，沐伯拼了三隻椅成一溝形，擁被而臥——一時有棺材牀之目，競民和敬五則在大菜樓上仰臥——據他們自稱是很適意，雨軒抵抗臭虫的力量是最強，早已在另外一間小房裏睡着。——但據他次晨宣稱，實在一夜沒有合眼，英賓已先一日夜車返滬——他本來因上海有事，預備和威爾遜女士同車趕回，後因同伴再三挽留，總算屈留了一日。

次早，匆匆收拾行李，慌忙登車，實在時候還並不晏。汽笛一聲，鄭重向已有了三天因緣的南京握手而別。

我這篇「南京之行」，總算終結了。實在我當時因疏懶，絲毫沒有筆記。回來以後，相隔時日又過長，僅憑模糊的記憶，零星的記出了。錯誤之處，一定不免——恐怕很多。我很感謝秉文供給我參考的資料和英賓贈給我優美的照片。就將這幾句話題在這裏。

(六月三日下午)



黑影中的婦人

馬二先生譯

這一篇是 Live 雜誌中的。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中。我遊廣州。旅夜無聊。從行篋中檢了出來。凡五夜。共十餘小時。譯成了。也可以說是「光陰的利用」。較之閑談。逛街。總有這一點成績罷了。

我對於這一篇。有兩點感想。

其一。對於這篇文字上的。篇中的人物。一共四個。一虛三實。是珍妮。查德。梅黛琳。和克特伯。當然珍妮是篇中的主人了。著者祇用她自述的體裁。從她這一方面寫來。而四個人的身分。性格。各不相同。除却祇在查德口中述出的克特伯外。餘三人的神情。面貌。也都描寫得十分活躍。並且篇中所寫祇是珍妮回家的那一晚。然而查德和梅黛琳如何相遇。如何發生關係。如何相友。如何決裂。皆已明明白白的敘述出來。不但如此。梅黛琳是一個離異的

女子。克特伯是一個少年荒唐的男子。也一併都使閱者明白了。不但如此。查德夫婦的住宅。距村市若干遠。其內容構造。屋中而置。又皆能使閱者恍如目見。是何等經濟的文字啊。本來短篇小說。最重斷面的描寫。這一篇。却能從珍妮在那一晚的。一方面。而把四個人的各方面都清清楚楚的顯露出來。真所「一粒粟中能現大千世界」。令人不能不佩服著者的筆力和文字的經濟。

其二。對於這段故事的。天下。到了親眼所見。親耳所聽。總以為不致錯誤了。而不料竟不然。假使珍妮於第一次負氣出門之後。不再回去。竊聽一番。則一對恩愛夫婦。不將中道相棄了嗎。可見凡事總應詳細體察。平心問個明白。萬不可祇於表面上匆匆一看。便下斷定。也許於一百萬分之一的機會中。別有緣故啊。這是一個

教訓。查德爲了兄弟的事情。把梅黛琳約來。原意祇想取回那字據。却不料偏偏珍妮忽在那一晚回來。且不預先知照。可見巧事甚多。瞞人的私事。總免不了敗露。這又是一個教訓。深夜獨居。忽有一個絕美的女子前來誘惑。多數的男子。必免不了動心。然而假使查德那一晚上略一活動。則其結果。必定是把一位忠實恩愛的珍妮換了一位輕浮陰險的梅黛琳了。那麼他以後的結果如何。也就不難推測而知了。豈不可怕。可見操守。品行。與人生幸福大有關係。這又是一個教訓。幸而那字據是克特伯的。不是查德自身的。假使查德是克特伯時。在那一晚所受的窘迫。又當如何。而家庭悲劇。恐終不能免了。青年好有邪行的男子。可作當頭的棒喝看。這又是一個教訓。夫婦間的忠實。如珍妮與查德可算是難得的了。然而查德不能不以

上帝爲誓。質問梅黛琳。藉以自明。而珍妮又不能不把自己曾伏在樓梯上竊聽明白一層隱瞞下不說。可見世間上的恩愛夫婦。也免不了有難以明說的事情。所謂相信。所謂恩情。須時時刻刻小心保持。方可望其不致破裂。這又是一個教訓。查德和珍妮結婚已有四年餘。以四年餘的恩情信用。而幾乎在那一晚的幾分時中失去。可見信用的成立甚難。而破壞却極容易。這又是一個教訓。查德對於梅黛琳虛與周旋。是想用一種巧妙方法。把那字據取回來。珍妮偶然不先知照而回家。是想用巧妙方法。使查德出於不意的驚喜。然而其結果。乃查德幾乎遭不白之冤。珍妮竟誤生了若干冤枉氣。可見一切巧妙的方法。往往弄出不幸的事來。總不如規行矩步的。還他一個老老實實。便可省却許多煩惱。免却許多危險。這又是一個教訓。祇這一篇很簡單的故事。而所包含的教訓。約略舉來。已有如許。小說文字豈能說無關於人生問題呢。

一五、二九、譯竟書此

儂生平曾遇一次意外的事。幾乎把儂一生的

快樂都破壞了。當其時。又氣。又急。祇求速速得一結果。不想儂方得到立足之境。那對方的脚色却已受儂之惠而陷入無從測度的境地了。然而儂祇不過是「以直報怨」行其自然罷了。我們——查德和儂——結婚已經四年了。儂深知道我們的結合是很快樂的。當然不會有過什麼爭吵之事。而我們彼此間也從不曾起過什麼嫉妬或猜疑的心思。到了第五年聖誕節後。儂回家省親一次。查和儂。彼此都常有單身探望自己的親族之舉。我們以爲這味有兩件好處。其一是可以對於親族們表示慰勉。其又一。則短期間的分離。至少每年一次。於我們很有益。因爲使我們重聚時。可以覺着趣味倍濃啊。

平時儂歸家省視母親。——儂父親早經謝世——大概不過陪伴一個月左右。但是這一次。當儂到家時。儂母親已是病臥第三個星期了。好容易陪侍將及兩個月。纔能把她老人家交給未出嫁的弱妹照料着。那時查寄給儂的信函。幾於每天不斷。儂從他那些來信上。很明白他離了我是很寂寞。苦悶的。然而他又是一個細心不過的。斷不肯在儂伏侍母親病的時候。明訴他的苦況。更不肯公然叫儂回去。但是他

的心思儂却早已明白了。因立意早作歸計。以前儂每於將次動身上車時。必在數小時前。由電報知照他。何時可以到家。或是他到車站來接。這一次。儂忽想教他驚詫出於意外。既不會寫信。也不會發電報。儂丈夫和儂彼此間既然如此的忠實相待。當然可以互相深信。決不致於如別家婦女之因爲驚詫其丈夫而遭嗔怪。這種情事。儂是斷然遇不着的。到了下午不多是夜間十一時了。因爲鐵軌上的手搖車繞路。儂便僱了部街車。直向我們的居處而來。是一所印度式的住屋。距村市外約有五六里。

我們的住屋。是一共兩層。上層四間樓房。下面三間。另外有廚房。當然前面是一座大門。而後面也有一部樓梯。到了轉角處。儂命車夫把車停了。庶幾查德聽不見有人到了。那車夫便將儂的提箱放在門前一旁。儂付了車資。他便去了。於是儂取出身邊的鑰匙。慢悄悄地把大門開了。用脚尖輕輕地走進了廳內。把提箱輕輕地放在門外。又進到客室門首。停住脚步。向裏面張時。乍一瞥。並不會看見什麼。祇不過是那房中陳設的東西而已。又聽不見半點聲響。一張高背的安樂椅。却正對着壁爐放着。祇見爐

中煤火已殘。儂想。查必然在別的處所。於是把眼光又移射到那房門側的一小間。那是查平日的工作場。每每的又寫又畫的。在那裏鬧個不止。儂以爲他一定在那裏了。却又一點聲息都沒有。忽地儂的眼光又回到那張高背椅上。來。猛着見一隻手。憑在那椅背上面。又粗又大。顏色棕黃。分明是查的手啊。第四指上還帶着從前儂贈給他的那隻中國式印章戒指呢。儂的心房登時微微震跳起來。於是又悄悄走進了那間客室。依然是用脚尖着地。走過那地上鋪的紀厚的地毯。到了那張高背大椅的後面。站定了。約有一二秒時。微氣也不敢喘。心中打算着。怎樣可以使他於不承望中得知儂已來了呢。

儂的身材高祇五尺六寸。（譯者按。這是英尺長度。）那椅椅背雖高。而查的身材則有六尺。所以他的頭頂已與那椅背差不多相齊了。儂不必細審。已可看見他的面部。祇見他正在臉向火爐。略向下垂着。彷彿正在深思疲倦的樣子。又像是在那裏打瞌睡。微絲也不動一動。儂常時愛他那波紋般的棕色髮。每每用手去撫弄。有時且戲用力扯之。此時儂不自覺手已撫到他的髮上了。旋又改換主意。將一隻手向下

緊緊地掩住他的一雙眼睛。料他定然知道是儂——珍妮——那麼他必然立刻從那椅中跳了起來。攔住儂。用雙臂向他的懷中緊緊地攔住。現出一種說不出的快樂。不料他竟不會這樣。他既不吃一驚。也不略動一動。祇管依舊靜默地坐着。約有數秒時。儂的心房跳得更加快了。因爲儂所預料的使他吃一驚。竟不曾實現。他於儂走近身傍。且出於不意。忽然回來時。却能有這般鎮定。兀的不使儂反好生詫異嗎。這當兒裏。他却說出話來了。聲音很低。祇是和人密語的光。他說的是。

「梅黛琳」

弄得儂昏騰騰地。在這一霎時中。彷彿一生一世似的。儂手依然緊緊地掩着他的雙目。儂無意中舉眼一瞧。却正瞧在爐架上所懸的一面大鏡內。在那光明的鏡面中。祇見儂過身的血管。肌肉。都似縛緊了一般。暴漲欲裂。彷彿儂已變成僵石似的。又瞥見在查的那間小房門首。立着一個女郎。或是一個年輕的婦人。約莫有二十三歲的光景。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皮膚。却是亮閃閃金子般的頭髮。蔚藍的眼珠。猩紅的嘴唇。她那臉上。件件都纖毫不遺的映入儂的心頭。當下儂從鏡中看得分明。

萬般思想。知覺。情緒。立刻都全湧而來。也不知從何說起。祇有一句話。便是「完了。」一切都絕望無效了。」在那氣昏了的當兒。儂直說不出話來。此時也無從描狀。那時祇有一種可怕的感覺。兜頭壓了下來。儂手雖掩着丈夫的雙目。這身子恰似落在大海裏。任陣陣的浪頭橫衝直掃罷了。

文字的敘述。每覺得廢時刻。所謂「說時遲。那時快。」當儂把一隻手掩住查的雙目的一秒時。以至從鏡中看見一個蔚藍眼珠的女郎一秒時。其間相距。僅不到一分時。更後一秒時。儂便縮回手。疾忙悄悄地向後退出那間客室。仍舊到了廳內。拾起那隻提箱。簡直不自知怎樣方好。姑且先走出家門。在那沙漠似的街上——那時正是二月中。天氣很冷。又且是深夜裏——儂孤寂地立着。祇是沒有個着落。兩眼中都要冒出火來。渾身的血管祇管亂跳。兩條腿軟軟發顫。幾乎都支撐不住了。想這二三里內。絕僱不着車。除非到附近鐵道上。或者用手搖的車。然而儂却斷無氣力可以抬着這樣重的提箱。再走如許遠的路了。怎樣辦呢。到那裏去呢。

猛然間。儂起了一種奇怪的衝動——這個衝

動。儂當時固沒有工夫。來不及去剖解。迄至如今。依然解說不出一種理由來。有些婦人們。和男子們。後來都嘲笑儂。說是在那一夜儂所做為的。都是由於瘋了般的妬意。想去偵察儂的丈夫。纔驅迫儂去的。或是一種好奇心的病。纔有這種衝動。畢竟是那一說對呢。却也無從證明。仔細想來。儂在那一夜中的舉動。或者錯誤。但是儂認為那種驅迫力。起於靈魂中的衝動。未嘗不是給親愛的查德一個自明的機會。如不然時。儂又豈能輕恕於他。是儂親眼得見。——一個女子從他那間小房中出來。是儂親耳得聽。——他在那裏低呼別一女郎的名字。但是也許其中容有儂所未及知的情節。這不過是一百萬分之一的機會罷了。當下也不知道是儂對於查的一番忠誠。不應該在這一剎間。就此中絕呢。也不知道還是神靈指使着呢。儂那顫索索的手。拾起那隻提箱。一步高一歩低的。又走向家中來。

靜悄悄地儂從後面廚房開了門。又從裏面關上。把提箱放在近門首地板上。趁着那從廚房窗子路。射進來的迴光。尋着那到後面樓梯口的路。走了進去。走進樓上的廳內。待要向前面樓梯去。當下又停了一停。喘了一口氣。方纔慢

慢地。提着神。屏着氣。匍匐着。下到樓梯一半。儂蜷伏着。側起兩隻耳朵來。聽那房中的聲音。說些什麼。因為儂所在處。可以辨得出那房內對語的細音。且極清楚。祇聽得「查德。你知道你是喜愛我的。為什麼忽然間却把這道德心壓

滅下去了呢。」是那女子的聲音。甚尖銳而很甜蜜。「這並不是什麼道德心。也無所謂忽然間。我親愛的梅黛琳。」這却是查的聲音了。帶着些冷嘲熱譏的口氣。（未完）

新相術

▲髮相 髮粗而硬者。不論男女。其性暴躁而剛直。往往受人之愚。頭髮與眉間之距離。生來愈近。其性愈刁惡。惟辦事却見熱心。如頭頂一團特稀者。性至勇猛。富辦事毅力。惟一生多不如意事。精神上苦多樂少。女子之頭髮。最忌濃密。凡頭髮濃密之女子。性雖爽直。多反面無情。命運又多蹇澀。頭髮稀少之女子。性至溫和。對於異性者。更能始終體貼。男子之頭髮上。似有天然光澤者。大多好色之徒。行為輕薄。絕無義氣。

▲舌相 凡登台演說。口若懸河。滔滔不休者。比較不喜開口者。其舌頭必薄而狹。其舌尖尤銳。舌闊而厚之男子。必好大言。惟性至率直。且甚忠厚。闊舌而厚之女子。不喜多言。性則跳蕩。不論男女。其舌闊而薄者。思想甚靈巧。性至聰慧。舌有特別長者。一生庸碌。苦命之相。舌有特別短者。將來恐遭殺身之禍。



犧牲者

詒孫

程冰芬從上海到了杭州。本想先到文化女子大學訪校長。因為在火車上結識一位女伴林貞。彼此相聚雖僅半天。但冰芬十分羨慕伊談吐風雅。很想彼此結為朋友。得一知己。也是極大快意事。他倆從火車站慢慢地走到馬路上。雇了兩輛車。逕赴湖濱旅館。便有一個旅館的管事人迎前招待。看定了房間。一面叫茶房去預備兩碗蛋炒飯。一面推開玻璃窗。眺望湖景。但見綠波盪漾。小艇二三。飄浮湖面。冰芬道：『今日天氣真好。午後可先去遊湖……』話未說完。林貞搶道：『舍下離河兒並不遠。密司程。午後先到舍下去休息一會兒好麼？』冰芬微微一笑。答道：『不敢叨擾。』林貞道：『密司程。你也太客氣了。據我的意思。你大可不必住旅館。舍下房屋雖小。却有餘屋。既不住舍。難道連去玩一會都不肯賞光麼？』冰芬有些不好意思。舉起手來。向伊肩上一拍。笑嘻嘻的說：『密司林。你真會說話。隨意說來。把人家說的怪難為情的。』正在說話的當兒。茶房送來兩碗蛋炒飯。兩人相對坐下。又說說笑笑。決定午後到林貞家裏去。吃完了飯。冰芬又倚着窗子。似乎對這風影波光。十分依戀。但見游湖士女。聯袂而行。花光鬢影。互相輝映。伊不禁自言自語道：『像這樣春光明媚。鳥語花香的時候。不出去玩賞一番。真辜負了大好景色。』林貞聽伊這樣說。答道：『密司程。遊興勃發。明天我定偕你去遊湖。』正說着。鄰室房間裏。忽有人嬌聲喊道：『貞姊。』林貞一聽聲音。彷彿是表妹蕭桐。便

跑到房門前。只見蕭桐穿着一身淺灰色哩嘰夾衫褲。額上覆着蓬鬆的捲髮。兩人一見面。彼此問好。蕭桐先說：『我們今天上午八點半鐘。到這兒的。我本來預備就到府上去請姨父姨母的安。祇因為府上最近遷居。我忘記了門牌號數。所以就投宿旅館了。千萬料不到貞姊會湊巧遇着。』林貞說：『桐妹。房間裏還有誰？莫非陸先生也同來的麼？』蕭桐含笑着點點頭。林貞續道：『請同到我房裏。等我穿了裙子。同過去。』便拉着蕭桐的手。到房裏來。林貞替程冰芬介紹了。蕭桐接口道：『你房裏有客。我倒沒有穿着裙子來。失禮了。』程冰芬連忙答道：『說那裏話。』一面林貞穿着裙子。來見蕭桐的丈夫陸治良。蕭桐因為他倆初次見面。自己便做介紹人。并說：『彼此都是至親。不必客氣。和陸治良並坐着的。是他的弟弟治仁。蕭桐也替他介紹了。坐一忽兒。說了幾句閒話。林貞再三請他們住到家裏去。并向蕭桐說：『我們也不像是至親。舍間屋宇雖小。還有空屋。難道你們到了杭州。還要住客寓不成？』雙方又謙讓了一回。於是雇了兩輛馬車。并同程冰芬都到林貞家裏來。大家見過了林貞的父母。坐談半點鐘光景。林貞預備了點心來。林貞父母為避他們拘束起見。便回到房裏去。由林貞陪着他們說笑。吃過點心後。陸治良兄弟二人。便欲辭去。蕭桐當然不願獨留。也就告辭。於是他們坐着馬車。便去遊湖。林貞的母亲也情意殷殷的請他們住到家裏來。都說：『從明天起。把行李

搬來不過太叨擾了。委實不安心。」彼此又謙遜了一回。然後到湖濱公園。喝一杯清茶。約摸坐了一點鐘。天色漸黑。便回旅館。

陸治仁從這次認識了程冰芬以後。接連三日。同遊西湖。這天他們五人所結的「旅行團」。在放鶴亭前。憑弔林處士遺跡。陸治仁向程冰芬道：「林和靖真不愧清高。以梅爲妻。以鶴爲子。今世像林和靖這樣的人。恐怕千萬人中。難得一個了。」程冰芬冷笑道：「陸先生雅興不淺。我想林處士懷抱着厭世主義。彷彿現在的青年。從情場失敗後。對於世事。一切不在心頭了。」這幾句話。不覺觸動了陸治仁的心事。他面上現出自然的笑容。這時程冰芬假作癡呆道：「陸先生……陸先生……」說到這裏。撲嗤一笑。原來治仁的哥哥治良。和林貞等。都倚着假山石。正竊聽他們的談話。程冰芬見了這樣。面上很不好意思。雙頰頓時緋紅。兩個眼珠。先還直瞧着治仁。及後慢慢的向地下瞧着。林貞故意作一聲咳嗽。林處士墓前小邱的後面。彷彿有應聲響。大概這就是空谷傳聲處。於是大家仍叙在一處。彼此談笑。

五天後。陸治良夫婦及治仁。離杭返蘇。林貞及程冰芬。都到車站送行。治仁對程冰芬說：「密司程有空閒的時候。到蘇州去玩玩。」程冰芬答道：「很好。他日有暇。定當造訪。獨樂不及與衆共樂。況且我和令嫂雖初次相逢。但彼此性情很相近……」伊未說完。聲音愈說愈低。治仁搶道：「不知我的性情和你相近呢。還是相遠呢。」冰芬微微一笑。從這次車站上分別後。治良夫婦二人和程冰芬有半年未通音信。林貞和冰芬。同在杭州皮比也。不常晤面。祇有陸治仁和冰芬。書信往還。很爲密切。原來陸治仁曾配定同邑縣視學邢某第二女公子爲妻。怎奈好事多磨。邢女十於去年冬。患瘟病死了。陸治仁平素對人談話。常以失戀人自命。就

是爲這個緣故。程冰芬原來曾許配給國家洋行經理錢某的長公子。無奈造化不仁。伊的未婚夫。去年秋天。染了時疫。竟一命嗚呼。治仁與冰芬通信既久。彼此把已往的小史。都說了出來。他倆愛慕之情。因此更加親密。遂訂了一個盟約：「我非卿不娶。卿非我不嫁。」

陸治仁的父親。是蘇州首屈一指的大紳士。常對治仁說：「修身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盡在一部大戴禮中。」又見治仁死了未婚妻以後。終日鬱鬱。毫無意義。便向治仁說：「我們書香之家。萬事談守古禮。你不要因爲死了未婚妻。便十分懷喪。我的意思。那小姐既許配給你。生爲我家之人。死爲我家之鬼。你應該抱神主成婚。纔是道理。」治仁以爲父親的話。不過說說玩玩的。那知又隔三月以後。他的父親。居然實行這個計劃。事前先令治仁不准出門。他照常預備迎娶新媳婦。家中懸燈結綵。一切和治良娶蕭桐女士時。同樣排場。親戚故舊。照例送禮道賀。當吉期這天。治仁絲毫不能有何主張。祇得聽憑父親叫他這樣。就這樣。治仁穿着一件團龍寶藍緞袍子。黑團龍緞馬褂。儼然一個新郎。花轎門。照樣奏樂。把花轎停在大廳前。便有一個穿着素服的賓相。捧出一座蓋着紅綢的神主。來這人站在新郎的左面。肩並着肩。奏樂聲作。居然實行婚禮。先拜天地。旋拜祖先。再拜翁姑。然後紅燭前導。引入洞房。治仁的父親。算已替治仁成家了。這齣滑稽劇。蘇州當地報上。都登載出來。這個消息。給寄跡餘杭的程冰芬知道了。一時竟氣得昏過去。不省人事。祇嘆自己的命薄。未婚夫現死。和陸治仁訂了盟約。那知他家裏的家長。偏之要使他抱神主成婚。程冰芬這樣一想。活在世上。還有什麼生趣。聽得這個消息的後七日。竟自尋短見死了。程冰芬自殺事件。不久又傳到治仁耳朵裏。明知冰芬自殺。因爲難踐前盟。治仁想。自己不死。怎樣報答伊呢。對他的父親前託詞到上海去謀學。一別家門。竟不知所向。

符餘錄(續)

丁耘棘

余等既匪中之第四日。湯賊不見。余家情通款者來。促作第二次書。午後仍寂然。第三次又來相迫。一日之間。信凡二投。余知吾父母必手足無措。此正湯實處之手段。而亦遠經救之者也。曩者遠經初至匪巢。語衆曰。『太平橋二老皆虧我。我父死。彼不助我葬。我無資。欲其析半產與我。乃彼不肯……』似此欺人誑語。不可勝計。及面余等。則又甘言巧語。反辯曰。『引線非我。不過適值其時耳。』此僞既點且佞。最能蔽人。日將哺。賊徒王大頭。曳髮拖諸大門之外。以繩索束樹上。一賊托槍相向曰。『殺之。所以警將來之遲遲不覆者。』余心弦猛激。而槍已響矣。顧無恙。旋復一響。繩斷。賊棄槍哮曰。『命不當死。姑靜之。將大丁來。』余忽忽人見兄未出。而色先霞。湯則正磨刀霍霍。旋起兄前。捉左耳。揚刀欲割。連經疾奔湯前。哀哀乞宥。言曰。『我愛其出。非爲其命。顧我情面。乞毋動手。湯勉從之。在遠經以爲方售其計。而余則愈見其奸。蓋伯母之死。彼實心懼。以此要戮余兄。殆亦良心上受譴責耶。』

無何。羣賊鼓噪。隱約有大喝。『擒斃』。久之。聲愈雜。直達堂上。頽然一叟。背手懸腰際。執皮鞭者。舉鞭狂抽。血漬殷然。更哀鳴曰。『乞大爺勿鞭。使辱其辭。此事原非我過。伊家今晨曾稱貸。而索得一命。又以期限已迫。特請我向湯爺乞緩。』此老髮落黃童。如頭陀。賊罵曰。『禿驢。爾有多大面孔。亦來乞緩。老驢。且視汝爺爺鞭法。』言未畢。鞭盡力。鮮血迸射。鞭聲

哭聲。兩兩相應。初更。湯賊令其徒縱叟歸。且穿其耳。貫以稻稿繩。粗如指。血緣繩下注如雨。臨行謂之曰。『寄語王學德。後日不贖此婦。將剝其陰。而致之其家。六百元只當宿妓耳。其毋後悔。』老人悻悻而去。

張四娘者。處匪窟中。非所願也。賈夏氏婦。四人父早死。絕嗣。惟母尙存。侍奉無人。故年必歸寧。歸必數月。抵沐陽。聞賊警。自幸無礙。不意竟罹羅網。乃佯爲張四妻。一二日匪中人已諳大半。有馬繼興者。綽號高頭。素負假仁假義名譽。婦乃丐其釋歸。長跪哀懇。嚶語嬌啼。始嚴拒。終所動。拂衣而言曰。『我必使汝還家。』夜商於湯賊曰。『昔徒子不曉事。不知將海州賠錢貨挈來何益。既無財寶。又不舍釋。』(舍種爲匪語。意即取其生命)彼已不安分於此間。毋使遺後患。可速遣之。』湯賊曰。『不如殺之。』曰。『不然。吾人所衣食者富人。固宜稍施惠于貧家。』湯賊瞿然曰。『這誠不若兄。明晨當遣之歸。』囑四似悵悵有所失。

又明日。爲余等限期最後一日。心神恍惚。莫能自禁。而一時回想前情。則又傷感辛酸。不能自己。既曙。湯賊披衣曳槍。逼余作第四次書。午後賊有邀余出者。曰。『喜今朝君家來人矣。汝往見之。』余唯唯。出視則一翁一媼在焉。翁因素識。而媼則自言爲溫兆廣母。余家失之來者。急叩其來意。非備款取贖。特告緩耳。湯賊聞此殊失望。乃引余兄弟復繫樹上。以鞋批頰。謂翁媼曰。『歸告丁家。此後不得再遣無用者來辱命。』言時批愈急。

翁嫗雖哀懇免刑。湯置不顧。此爲余等第一次在匪巢中身受之災。晚餐甫撤。一中年人至房中。狀頗悵惘。余方怪之。其人執余手曰。『汝兄弟聽之。余牛牙僧李樹榆也。想相識。吾悲汝兄弟之難。感汝父行之懇。是以不避艱險。來此絕地。欲待瓜葛之誼。說湯甥。爰歷陳汝兄弟家况。雖有薄田二百畝。以用度孔繁。恆收入致不敷所出。故年年匱乏。今者既被架於此。六千元毋乃太過。請折閱至六百元。庶毀其家可舉也。湯則力主每人非二千元不可。余復何言。然自汝家出發時。汝父曾再三囑視汝兄弟。情狀歸告之。汝兄弟珍重。余去矣。余欲言已。飄然出門去。』星光滿天。晚風拂拂。開懷納涼。幸愜意事。然而身處囚室。席草而臥。上有蚊蚋。下有蚤蟲。壁間則蜚虫蠕蠕。凡所以虐余等者。無微不至。夜深奇癢。轉側難安睡也。

余欲逃亡。故力察巢中宵夜作何部署。久而苦不得要領。所知者。夜不閉關。各屋皆燃燈火。庭門前槐樹下有六七賊巡哨。夜輪三次。餘賊皆酣睡。槍夾兩股間。且抱之。眠院中。交錯無隙地。是夕聞賊曰。『今宵值吾等巡寨。口號何久不傳。』少間即聞喃喃細語。知暗傳口號。顧側耳莫可辨。旋履聲雜沓散去。是口號者。彼中黑夜打劫最善之利器也。攻匪者宜留意焉。

又頃院落中人語喧起。似有褻語曰。『彼誠惡作劇。余綢繆未畢。強曳余下。』衆賊哄然失笑。不能遏。俄又一賊偏言於衆曰。『不可再。此宵已輪戰十餘人矣。』衆賊更譁然。有相誓。『再御此女者。遇戰即死於槍下。』遂沉靜久之。嗣知此宵被淫之女徐氏。年十九。家本寒微。父母流散。女則託身戚家。戚見架。伊亦殃及。竟受此辱。翌日入廚。余曾見之。面顏蒼白。鬢髮蓬鬆。水不能下嚥。強飲則嘔。可憐哉。

是日早膳後。寶中又添一難友。女流也。蔣氏大房莊人。夫死有四子。長曰蔣鏡明。初匪欲架其家人也。先致信一通。顧置未覆。亦未爲備。鏡明以下皆年少不更事。賊偵知之。先一日夕。已潛匿十餘人於彼鄰家。泊黎明乘梯而入。並土礮什物衣服搶與俱來。蔣母跨一衛以積潦未退。衣裳盡濕。道出炸墩。復虜刈梳梳者三人。耕牛凡七隻。皆碩大無朋。蔣母至。別余輩居牀上。儼然上下之判也。三勢力另置房外。與余南北正相對。房外屋二間。即匪常吊余等於其梁上者。自此房外。非前此之寂寥矣。但惟聞哀告之聲。惕耳驚心。暴賊之徒。棒棍交加。蔣呼號之聲。不忍卒聞。其母面如土色。齒戰戰作響。余急目之曰。『勿爾。』氏若更不勝。呼吸頻促。無已就場前慰之。且爲流往者種種恫嚇怯弱之手段。蔣母色少和。

環官築墩之無賴少年。炫匪勢發展之一日千里也。相率而來。認假父。拜師傅者。日有其人。而此日暴增至十二人。言尙有五人者。以無介紹而暫未收容。吁。匪之魔力誠巨也哉。午後二苦力中。以槍決二人。聞詰語。溫兆廣語衆曰。『丁圩北周村有黃金榜者。我必架之。望衆兄弟助我。』他賊曰。『周村乎。得二人足矣。何多爲。』余不勝駭愕。良以黃鄰余家只距二百步。兄聞之。亦瞿然目余。注意方訝。間復聞一賊曰。『黃某室如懸磬。家無長物。子何故而欲架彼。』溫曰。『是非爾所知者。我弱冠時曾採薪於其邨。時方初秋。值菱正肥。我乃染指。摘兩握嚼之。不意爲彼家惡婆發覺。詬言萬端。至今猶耿耿於心而不能忘。此時丁圩失陷。勁敵已去。囊中鼈。再不思報復。更何待乎。』他賊笑曰。『爾固爲饕餮。』言訖。

不聞溫賊語。二時許。庭大噪。自窗隙窺之。已挾黃嫗人北廂。嫗即昔言溫賊者。幸未遷怒多家。余稍釋然。

約九句鐘。張四洩余作一函。致其友人馮韻笙。余大怪。然未敢問。盡馮余

舊學友也。現猶肄業某大學。初以爲容或偶同姓名。嗣書信封知鐵案如山。噫。今而後不敢相天下士矣。以彼最有希望而受完全教育之學生。而亦與匪勾結。爲地方養癰。況下之者乎。書略曰。

韵笙仁兄愛鑒。暑前徐州話別。殊深念念。慰計吾兄此時當已備享家庭幸福矣。弟以時蹇。取人度我。鋼鎗盒礮。端屬要械。而攀垣入戶。尤須防身。若我赤手空拳。一無所有。其何能爲。兄處此物多多者。乞假套筒二枝。盒炮一架。水竭散伙時歸趙。朝夕將有東北之役。屆時乘夜密遣一价資至。幸甚。幸甚。名正肅。八月二十三日。

外附名刺數張。現已遺忘。書尾註「閱移付丙」四字。自此始知張四者名景雲。銅山人。

昨日李樹榆交涉破裂。余兄弟心中怏怏。難去懷也。午飯後。湯賊迫速書第五次家信。且曰：「汝可言苟無談判者。殺無赦。不則令老牛自來。」余自嘆池中魚。祇遵其言。發信後。惟恐余父愛子之心已甚。或一時不得人。乃自投羅網。以告兄。兄則謂我過慮。時堂中新到一賊。謁周四。款洽間。語無倫次。性尤孟浪。中有述及其家庭事者。曰：「父見余而匪。屢欲殺我。一日薄暮至家。席尚未暖。爲所見。操廚刀直劈頂門來。連擊不中。余乃奪門

出。匿鄰家。望見老賊餘怒未息。猶自搜尋。乃出槍描向胸膛發之。鏘然一聲。應手而倒。此時恐鄰村聞聲來援。乃攜槍他往。不意彼未死也。次夕。擬至家絮妻遠逸。匆匆遽間忘携槍。然自度無所沮。坦然入堂。予妻方作女紅問：「何歸來。公公欲殺汝。」余遽駭疑。不圖老賊握刀。忿忿已近身。急無所逃。躍身奪刀。踢仆在地。彼猶大聲恚罵曰：「畜生所爲何事。吾家雖貧。顧尚有田可耕。有地可種。何致荷槍礮作賊耶。天命吾當死汝手。此吾前世冤孽也。」余大忿。殺之。蓋前日不死。實因老賊持廚刀二。彈中刀上貫一而彈力已盡。故未損一毫。四爺乎。似此頑固老。豈不可惡。」此一席話。引起余無限感慨。余向言匪中無倫常大義。至此更信。

飯後。匪大浩旗旌。屬余往北廂爲之書。一旗方式。色紅。綠白。中大書「湯」字。上左側題小字一行。曰「中華民國自由隊」。字大小皆白色。外滿天紅色者六式亦相同。司縫紉者即徐氏女。匪咸呼之曰「團花」。「團花」者。彼中名女子之通號也。俄賊外出。瞥見鄰婦黃媼坐房中。余乃就與語。叩家中現狀。媼曰：「汝父行正爲談判者奔波。傳言孫維貞將倩其戚王連生說之矣。」信否尙未必。方欲他問。賊又至。

徵文 發表

本報下期有「對於教育界現狀之感想與希望」一文發表。是爲本報徵文發表之第六篇。希讀者注意。